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越南堤岸華人天主教史略（一）

越南堤岸方濟各華人天主堂史略

黃柱權*

越南堤岸方濟各天主堂神父

壹、沿革

自始，內裡教區對南圻華人傳教工作已甚關注。1865年，美思(Miche)主教時代，屬廣東教區的巴黎外方傳教會司鐸斐理伯(Philippe)神父，於堤岸成立第一座華人聖堂。當時約有十數名來此謀生而定居不久，和一些在左關醫院治病而剛入教之華人教友。亦因此渺小之教會團體，斐理伯神父成立堤岸華人堂區。

貳、首座聖堂

當時的聖堂和神父宿舍，是座落於火車站附近的水兵(Rue des Marins)街，(現時朱文廉街和陳興道B段交界處)的一座越式殘舊小屋。1866年某日，南圻總督戴羅格郎第厄(De Lagrandière)海軍上將，視察堤岸區時，曾駐足此地，目睹聖堂的貧乏而傷感。歸總督府後，總督下令公共工程局，撥出公款，在原處附近的梅山街，(現在雄王大道和馮興街交界，越華銀行總行所在地)，一塊較為寬闊的土地上興建一

座寬敞適宜的聖堂，這是堤岸第一座華人聖堂，亦是南圻獨一無二的華人教堂。

參、目前聖堂

1898年，距今約100年，西貢教區德比爾(Dépière)主教，看見當時華人教友人數，由先前的壹百降至四拾，就決定調派西貢主教座堂副本堂兼他比(Tabert)學校教師，能講多種中國方言的華人神父：方濟各沙勿略譚亞蘇神父到堤岸，重振生機。譚神父於堤岸中心，購得約三畝福地，興建目前我們所用的新聖堂。1900年12月3日，聖方濟各沙勿略瞻禮日，慕撒特(Mossard)主教舉行奠基禮，1902年，1月10日，奉獻新聖堂。興建聖堂後，譚神父還著手設立一所學校，孤兒院、住宅，和一些出租房舍，當時華人教友人數已逾四百。

肆、發展里程

- 1934年譚神父逝世，堂區教務每況愈下，離群教友，與日俱增，直至1953年，由中國廣東廣西

* 編者按：本文作者黃柱權神父為現任胡志明市第五郡方濟各天主堂主任神父。黃神父原籍中國廣東南海縣原深村，其父在二次大戰期間為逃避戰火來到越南，其後定居越南，共育七子女。黃柱權神父於越南出生，在方濟各天主堂附設的小學讀書，畢業後往西貢英德中學接受初中教育，1963年在鳴遠中學完成高中課程。1965年往星加坡學習拉丁文兩年，再往檳城天主教修院學習六年。於1973年底回越南，1974年出任方濟各堂神父。越南解放後，外籍神父先後離開越南，黃神父為土生華人神父，決定留下來主持方濟各堂。1978年，黃神父受政府拘禁，經過兩年的牢獄生活，到1980年獲釋後，便一直在方濟各堂服務。黃神父現正整理堂中檔案資料，編寫堤岸華人天主堂史，刊載於其堂訊上，讓各教友對這段歷史有進一步的認識。有關文稿對了解二十世紀以來越南華人歷史極具參考價值，其中更包括不少難得一見的檔案資料。本刊得黃神父的首肯，轉載有關文稿，特此深致謝忱。

而來的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神父到任後，方有轉機。

- 1953年，本堂神父和為貴神父(Robert Lebat)，在第一郡租賃一所房子作為和平之后小堂。現已成為西貢總鐸區，和平之后堂區聖堂。
- 1954年，若瑟祁彌達(Joseph Giumet)神父繼任和為貴神父，增設平西傳教站，興建平西小堂。現已成為左關總鐸區，平福堂區聖堂。
- 1960年，張志仁神父在和平之后聖堂成立專為華人而設的嘉祿華文小修院。
- 1962年，祁彌達神父增建富林傳教站，興建為華越教友服務的富林小聖堂。現已成為左關總鐸區，主顯堂區聖堂。
- 1963年，張志仁神父得到王守禮(Merkebeke)主教的支持，在富林小聖堂傍興建的嘉祿華文小修院落成啟用。
- 1968年，祁彌達神父在安平街興建若瑟聖堂。現已成為左關總鐸區，聖若瑟堂區聖堂。同年，黎和樂(Lajeune)神父亦增設在領兵昇街和歐姬街的兩座小堂。
- 1974年，西貢總主教公署重申，正如1965年越南南方主教團所通過的議案：方濟各沙勿略堂區各神父應對全越南共各國領土上之華人負起牧靈責任，同時幫助各教區有關華人的傳教工作。
- 1975年，堂區華人教友人數已增至8000人，有17位大修士，32位修生，耀漢會和德來會到來開設分會，三所中學，四所小學，118間出租房屋，一華人天主教中心，一所要理函授學校，方濟各月刊，要理廣播組，同時擁有一支到各省傳教之熱誠要理導師隊伍。

伍、現況

最後一位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神父離開越南後，1976年7月19日，保祿阮文平總主教，委任斯德望黃柱權神父為主任司鐸，黃神父為土生華人。

1978年 變故之後，全部財產物質，化為烏有，大部份華人教友，逃往他國，精神生活頹喪，輟學，文盲青少年大有人在。不過在“剩餘者”中，信德堅強，同越南慕道者一道，回頭進教的華人，人數甚眾。另一方面，華人聖召，少之又少，有很多理由：如老教友家庭甚少；子女不多；失學

問題 其中最重要的是，雖然主教團或教區曾託付給堂區神父負責華人傳教工作的重任，但卻未得到相稱的關心和幫助。

現在，除了洋溢愛心之教友大家庭外，還有積極為堂區服務的阮文心副本堂神父、耀漢會、德來會、靈醫會、聖家會、無玷聖母會，以及歷史最悠久，貢獻良多的聖保祿會。

禮儀：堂區每天有兩台彌撒，一台粵語，一台越語。星期六有兩台主日提前彌撒，每主日有五台，三台越語，二台粵語。但多台彌撒之教友人數，等於聖堂席位之兩倍。

傳授要理工作：目前有4班慕道班，15班青少年主日學要理班，為總鐸區之教友而辦的婚姻預備班(講者由教區各神父和各行專業人士負責)。

教友宗教活動：除堂區華越牧靈議會，專責為華越教友信仰生活服務外，還有22個堂區組織，包括禮儀、要理教授、福傳、輔導、社會慈善工作、俱樂部、文藝和衛生工作等。

總體活動：華越教友共同參與堂區活動，同舟共濟，不分彼此，不分黨分派，不互相妒忌。相反，華越教友互愛互助，熱心事主。通過社會慈善工作，在精神與物質上為同胞和教友熱衷地服務，而積極投身入社區生活之中。我們為本堂華越教友的團結精神而自豪。

未來計劃：1990年，慶祝本堂開教125周年時我們重修聖堂鐘樓，以東方色彩裝飾聖堂內部。我們準備在2000年慶祝本堂開教135周年暨建堂100周年紀念時，拆除1954年興建的一排舊課室，並將該區重建為堂區活動中心。(該活動中心已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廿日竣工並將於2000年元月二日敦請范明敏總主教祝聖落成。)

作為一個華越公教團體，每當回憶已故保祿阮文平總主教到訪時的一席話，感到非常榮幸，主教曾稱讚：「在我的教區內，只有這裏，當我聽到你們以中越語祈禱，唱聖詠時，使我能體會到，感受到，聖教會的至公性，而這感受我只能在國外，某一些場合中體會到而已。」

越南堤岸華人天主教史略(二)

越南堤岸天主教華人堂區小史

黃柱權

越南堤岸方濟各天主堂神父

主曆二千年時正值我堂開教 135 週年，現有聖堂建堂 100 週年紀念。從這期開始，每期我們重溫一些本堂小史，想來不無裨益。

一、淵源

很久以來南圻(Cochinchine)傳教區已經留意到向本地華僑傳教問題。1865 年，西貢宗座代牧(Vicaire Apostolique)彌斯(Miche)主教任期，廣東教區，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斐理伯神父就到堤岸成立首座華人聖堂。當時有十多位華人教友到這裡定居了一段時間，他們以經商為生。那時在聖保祿(St. Paul de Chartres)修女會管理的左關醫院中，也有一些治病的華僑病人領洗回頭。就以這個華人教友小團體，斐理伯神父在堤岸成立了華人堂區。

二、首座聖堂

首座聖堂是一間越南式的古老房屋，座落在水兵街電線車車站附近，這房子也是神父住宅。1866 年，一天，當南圻總督羅格朗弟耶(de Lagrandière)上將(dô dôc)巡視堤岸市時，曾在這裡駐足，看見這座聖堂的簡陋而大受感動。回到總督府就下令公共工程廳(Travauxpublics)以政府公款，建造一較大，較適合的聖堂，這聖堂場地廣闊，座落在離原有聖堂不遠的巴哩街(即現在的馮興街，解放前的中華總商會原址，現在的越華銀行總行)。

總督又建一懸掛銅鐘木棚，同時自己出錢奉獻一座銅鐘，沿鐘邊刻上他的名字。木棚後來被白蟻蛀壞。銅鐘就移掛於聖堂走廊的兩鐵樑下。聖貞德(六叉路)堂現在還使用這鐘。

這是第一間像樣的華人聖堂。

這就是南圻總督在 1866 年所蓋的聖堂，1913 年譚神父予以加闊。

1917 年貝弟厄(Poitier)神父加寬了右翼。

南圻總督所蓋的聖堂是堤岸市第一間，也是唯一的一間華人聖堂。當時的堤岸是一個華人市鎮，也是一個商業的市鎮，幾乎全部商業掌握在華人手裡。這市鎮有十五萬人，大部份信佛教。一個外教

人的市鎮！這裡至少有四十間寺廟，間間都富麗堂皇。此外，還有兩間訓練僧侶的寺院。到處都是巫師，神棍，占卦師，法師。由於以上的種種阻礙，回頭入教的人很少就一點也不足為奇。

經過多年傳教，斐理伯神父感到身疲力倦。聽從主教及其他神父的勸告，斐理伯神父於 1869 年請准返回法國療養，預算身體復原之後再回堤岸傳教，因為他很喜愛華人。但天主聖意另有安排。天主認為祂的忠僕已功德圓滿，所以於一八七一年二月十五日，即神父回國後十八個月，天主恩召他回返天鄉，領受相稱的榮冠。

1869 年斐理伯神父返回法國之後，德爾伯克(Réruï Delpech)神父才從法國到堤岸。德神父還年輕，壯健，滿懷心火。天主仁慈照顧，派遣德神父來代替斐理伯神父，服務這細小的羊群。神父熱誠和勇敢的開始工作，回頭的人有所增加。但在堤岸傳教給外教華人非常困難。神父編定計劃，就是以慈善工作開始。以前斐理伯神父沒有時間，也沒有金錢能力實現。

1871 年，聖保祿修女會(St. Paul de Chartres)剛在西貢設立總會。神父請求當時的省會長本雅明姆姆(Mère Benjamin)，派一些修女來幫助他將在堤岸成立的慈善機構工作。神父首先在聖堂後面蓋幾間茅寮：一間作為修女的居所，一間用作學校，第三間用作孤兒院。在當時來說，孤兒院是最好的工作。因為在這裡，每年將成千名教外初生嬰兒，藉著聖洗送往天庭。

數年後，神父又修建成人醫院，使成年病人在身靈各方面都得到照顧。神父感到安慰，因為很多病人回頭，而幾乎所有的病人臨終時都領了洗。

不久，德爾伯克(Reruï Delpech)神父所成立的醫院改為市醫院，由市政府管理，同時遷移至另一地點，房舍廣大，合衛生標準，成了一座重要的醫院，稱為堤岸市醫院。

1873年，主教見到德爾伯克神父的熱誠，於是調派神父一更重要而需要神父的堂區。神父服從主教，依依不捨離開他從1869至1873年，服務了將近五年，他所愛護的華大堂區。

繼任的是黎文生(LeVincent)神父。黎神父從1873年至1875年負責這堂區兩年。以後的兩年時間本堂區沒有神父管理。在這段時間裏左關聖堂的迪爾華(Derval)神父和洪拔特(Humbert)神父負責堤岸堂區的牧靈工作。1876年，屬中國廣東教區的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雅果明(Jacquemin)神父申請當時的西貢主教哥倫拔(Colombert)，來堤岸給華人傳教。但經過三年的勤勞辛苦的工作，沒有獲得任何收獲。所以神父返回廣東。當時的華人教友約有一百人左右。1879年白理熱(Brillet)神父接任。在這段時期中，堤岸的越南教友增多，約有一百人。他們沒有聖堂，沒有地方祈禱念經，他們到這座稱為清人堂，或稱為聖彌額爾堂的華人聖堂參與彌撒。白神父見他們可憐，所以在1881年白神父在聖堂傍邊給他們蓋了一間小堂，讓他們到聖堂共同參與彌撒前自己念經，唱聖歌；或參與聖體降福前自己念玫瑰經。這就是堤岸越南堂區的搖籃。（注：1967年之前所有彌撒或聖體降福都是以拉丁文舉行的，所以沒有華人或越南人彌撒的分別。）

白神父買了一塊細小的土地，蓋幾間房屋出租，以房租來維持聖堂，用作禮儀開支，以及服務越華兩個教友團體。神父也買了一座風琴(Harmonium)，（注：在當時來說是很奢侈的了）來增加禮儀的莊嚴。他又買了一座大而又美麗的聖體光，以作節日朝拜聖體之用。

1884年希百克(Hirbec)神父任本堂，只就任兩年。1885年若瑟瑪爾定(Joseph Martin)神父走馬上任，直至1890年慕沙特(Lucien Mossard)神父接長本堂。（注：慕神父後來升任西貢主教）慕神父任本堂期間，越南教友激增，小堂不符應用，而華人教友則相繼減少，聖堂變得空餘太多，所以慕神父將越南教友和華人教友的祈禱地方調換，就是華人教友使用小堂祈禱，然後一齊到聖堂參與彌撒。這情況一直延續至1898年。慕神父也成為堤岸越南堂區的創始人。

慕沙特神父亦拓寬了神父住宅，增建一座通爽

和設備較好的樓房。他又修建一些房舍用作學校及教導修女，青少年的裁縫所。後來神父又給各位修女建築一間堅固和適宜的樓房，來代替狹小和缺乏衛生設備的舊屋。神父從1890年至1891年在堤岸服務了兩年。博弟厄爾神父(Boutier)則從1891年至1895年服務了五年。慕魯(Moreau)神父從1895年至1898年，1898年至1900年由馬里厄(Nariette)負責。正是從這年開始華大堂區和越南人堂區完全分開。即是說1898年開始，華人聖堂讓給了越南教友，成了越南堂區，而華人教友轉移到別處，有自己的聖堂，自己的主任神父。

1898年西貢教區弟比厄爾(Dépiere)主教有鑑於華人教友日漸減少，很可能不能繼續存在。因為當時的華人教友，包括醫院的病人在內只有四十人。所以主教指派譚亞蘇神父到堤岸復興華大堂區，因為譚神父是華人又識多種中國方言。

剛到堤岸時，譚神父暫時居於前此越人教友所用的小堂。神父將房間分成兩部份：一半用作神父居所，另一半用作教友會面的地方。在這期間，神父盡力去尋找一塊地，以便建築一間堂堂煌煌的聖堂，最後神父找到一幅很理想的地皮，有三公畝闊，位於堤岸市中心。神父可以在這裡建設聖堂及各種慈善機構。不過這塊土地屬堤岸九位最富有的華人集團所有。他們曾在這裡設立一俱樂部，一方面商討生意，另一方面為娛樂休息。這裡也是富有華人集會的場所。困難的是這塊地已空置廿多年，那些地主有些已經逝世，有些已經回中國去，有些到別處謀生。要購買這塊地就必須接觸所有的主地，或他們的繼承人，以便商討購買事宜。譚神父完全依賴天主，將買地之事完全託付給自己的主保——聖方濟各，神父許下將要建築的聖堂獻與聖父濟各。神父相信工作會成功，滿懷信心開始他的尋找工作。神父走遍堤岸區去查訪各位地主。他又寫信到中國，越北，柬埔寨，馬來西亞，泰國去尋找那些原主，或至少是他們的繼承人，經過八個把月的辛勞尋訪，寫了不知多少信到各地，神父找到了九位原主中的八位地主或他們的繼承人。這些人中大多數已經過世，或在中國，或在別處，只有一人還在堤岸。有些在北越或新加坡。神父高興的邀請八位主權人到他的住宅開會，表明有意購買那幅地

用來建築聖堂。大多數都表示同意，一少部份反對。不是反對賣地，而是神父出價太低。那塊地價值三萬元，而神父只出價六千元。

買地之事雖遇到困難，但譚神父賴聖方濟各的代禱，同時以他所出的價錢說服他們。他讓他們知道他買這地是用來建聖堂，他們不該利用這棄置的荒地，而又不是由他們自己的勞力所得來的。這是他們父母所遺留下來，如果他們用這遺產積德行善，他們父母在天之靈有知，也一定高興。最後，全體都讓步。惟恐夜長夢多，日久生變，怕他們改變主意，而打鐵要趁熱，譚神父要他們立即簽賣地契，地價為六千元。神父約他們第二天到公證廳按照正式手續簽署文件。當天八人都到齊。但很可惜，公證員檢查文件後宣佈：這是不可分割的財產，若九位財產主權人不能到齊，則買賣不能合法進行。如果不能找到第九位主權人，而要進行買賣，則只能拍賣。譚神父不能接受這一建議，因為一旦拍賣，價錢就會升高，買到的人一定不是譚神父，而是富有的投機商。

大家都敗興而回，最悶的是譚神父。

雖遇到困難，但譚神父並不失望。他加倍祈求聖方濟各，想方設法解決困難。使他整夜不能成眠。第九位主權人或他的繼承人，西堤無人知曉。在展轉反側時神父突然想到要請教年老的華人。第二天他立即去找一位年老的華人，打聽第九位地主的下落，或這地主有沒有同鄉在西堤。幸而這位老人家見聞廣闊，不但認識第九位地主，而且知道他的一些同鄉還在西堤，其中有西堤知名的商人，雅泛商行的老板。神父立即到雅泛商行，遇到該商行的會計。這談之間，發現這會計竟是第九位地主的兒子，而商行老板也證實此事。神父連忙要求他如同其他八位一樣，在賣地契上簽名，他樂意簽名。他驚喜交雜，因為他從不知道他父親有這筆財產。

值得銘記的巧合是：正式合法簽署買賣契約的當天正是聖方濟各節。買賣手續完成後，譚神父隨即整理他幾經艱辛才買到的土地，蓋了一排四周圍密封的房屋。一半用作聖堂，另一半用作祭衣房和神父住宅。這樣，從 1898 年起華人教友在新買的土地上有了聖堂。當時的華人教友只約有四十人，但慕道者則非常多，超過四百人，幾乎坐滿了暫時建築簡陋的聖堂。這些慕道者中很多人半途而

廢，只有約三份之一領洗入教。原因是福音的嚴格要求，而他們不能擺脫當時堤岸社會的陋習。

就在這時，1898 年，一個為華人教友的新堂區開始形成，首位主任司鐸就是譚亞蘇方濟各神父。

剛安頓好這塊廣大的土地，譚神父立刻計劃進行建築一間巍峨雄偉的聖堂，奉獻給聖方濟各。在這滿佈巍峨廟宇，幾乎全是外教人的城市必須有一座超群出眾的聖堂，要使那些廟宇稍為失色。為光榮天主，新聖堂若不是更為巍峨，至少在建築方面應更為雄偉。

1900 年十二月三日，聖方濟各節，西貢教區慕撒爾特主教，以及眾多的巴黎外方傳教會和本國神父參與堤岸華人聖堂祝聖基石和奠基禮。現在要立即興工建築聖堂，而且要使它能完成。譚神父清楚了解：沒有錢，什麼都不能做。譚神父充滿信心。一方面展開建設工作，另一方面在整個市區展開大規模的募捐運動，特別是向外教人募捐。出乎意料，捐助最多的人竟是堤岸區最富有的外教人。這期間，建築工程在譚神父的指導下進展神速。譚神父一身兼數職，既擔任建築師，又兼作監工，時而又做工人。聖堂各柱子及牆壁有如奇蹟般湧現。譚神父有幸得到黃定香神父的協助，黃定香神父曾是南圻宗教週刊的主任，當時是五品副祭(修士)，主教派他到堤岸學中文。黃修士幫助譚神父監工及指導工程，黃修士尤精於繪畫難度高的細節，使木匠易於實現各種細節，因而工程的進度加速。十個月後聖堂將近完成。由於工作煩難，各種掛慮接踵而至，使得譚神父臥床不起，進醫院治療兩個月。在此期間，建設工作由黃修士指揮，繼續進行。

1902 年元月十日，即是奠基後十三個月，慕撒爾特主教主持奉獻禮，參禮的有很多從各地匯集的傳教會神父及本國神父，市軍政界人士，及非常多教友。聖堂獻給聖方濟各沙勿略，在聖堂尾牆上嵌上一塊雲石，刻上奉獻日期以作永遠誌念。

聖堂是光亮的歌德式建築，鐘樓上有一座台以安放聖方濟各像。樓頂高聳入雲，非常美麗。市區當時很少有高樓大廈，所以從很遠都可以看到，甚至市郊都看到。聖堂內部分三裡間：正中八公尺，兩傍每邊三公尺半。聖堂全長卅三公尺，闊十三公尺，鐘樓高卅八公尺。聖堂內有五座祭台：正祭台以燒陶建造，外包以水泥，有衛斯的最後晚餐浮

雕，亦是以燒陶製造，非常美麗。正祭台上端有一座一公尺八寸高的聖方濟各像。正祭台上端兩傍有以彩色玻璃製的巨型聖方濟各畫像，一邊是聖方濟各傳教，另一邊是聖方濟各在廣東上川島逝世。其他四座傍祭台，一座敬禮耶穌聖心，一座敬禮聖母，一座敬禮聖若瑟，一座敬禮聖安多民。十四處苦路亦以燒陶製造，色彩鮮艷奪目。這些苦路安裝在柱子上，朝向聖堂正中間。兩間祭衣房在祭台間兩傍，與聖堂前端配合，整座聖堂形一十字形。

譚神父在鐘樓掛上三個音調和諧的鐘，在節日響起柔和的聲音：一個命名為裴理伯，即是奉獻者黎發達裴理伯的名字，這個鐘的直徑 70 公分，獻於 1900 年。第二個名叫依搦斯，奉獻者是黎氏才，這鐘的直徑是 60 公分，獻於 1903 年。第三個的名字是玫瑰亞納，是一位華人教友沈亞納所奉獻，直徑 50 公分，是在 1903 年奉獻。(實際上現在我們有四個鐘，第四個是譚神父在 1929 年奉獻的，所以命名為方濟各沙勿略，這個鐘的直徑是 1 公尺 20 公分。)所有這些鐘都是在法國瑪賽(Marseille)製造的，雕刻非常美麗，上面有十字架，主耶穌，各位聖人像的浮雕，奉獻者的名字也是凹凸玲瓏的。

華人教友既有了一座美輪美奐的聖堂都非常高興。那時教友人數，連新領洗的教友在內，約為四百。完成聖堂的建造工程後，譚神父立即想到要建設一所學校；在與清人堂分開後(清人堂是原先的華人聖堂，主保為彌額爾，這時讓給越人教友使用)，華人教友子弟照舊在清人堂的學校讀書。這所學校由聖保祿會修女負責。直到 1902 年，新聖堂完成後，譚神父才能另建學校。有一位聖保祿會的華人修女每日給華人子弟教要理和祈禱經文。當時華人兒童，包括男女在內，約有三十人。那時的華人多數離鄉別井，遠赴他鄉謀生，通常都把子女留在家鄉，待到生活安定後才接自己的子女來。雖然每年都有人領洗入教，但華人教友人數增加不多。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沒有在某一處定居下來，而到處搬遷，尋找更好的生活。所以教友人數只保持一定的數目：在 1902 年時約有四百人，到 1917 年也差不多是這個數目。但大多數的教友，無論搬到什麼地方，都保持信仰。

三、托兒所

1902 年清人堂的托兒所遷往聖方濟各堂，譚神父所建，較具規模，較廣闊的數排房舍。一如既往，這托兒所也交由聖保祿會修女負責。那時有六位修女，一位院長，是法國人，五位本地修女。這裡每年為千多名臨終的兒童領洗。呈獻給天主聖父何等大的收穫！根據記錄，1917 年有 1,472 個兒童領洗。這是送往天堂的小天使。

1915 年譚神父在孤兒院傍邊建築一間宿舍。這間宿舍是為家庭遠離聖堂的華人女孩而設，讓她們跟修女學要理，或學裁縫。

四、醫院

那時堂區沒有自己的醫院，但堤岸有五間醫院：一間是殖民地政府的杜魯漢醫院，堤岸醫院，及三間屬各華人幫會的：廣肇，福善，六邑醫院。譚神父可以自由進出這些醫院，他利用機會勸導人回頭歸主，以及臨終時給他們付洗。

五、聖地

當時華人堂區未有自己的聖地，他們所用的是屬市政府的，雖然拱門外寫明天主教墳場。

六、財政收入

堂區有一廣闊的土地，是譚神父所買的。譚神父用最好的部份來建聖堂，神父住宅及慈善機構，其餘部份用作賺取收入，給人租用土地，特別是建屋出租。每年平均收入為一千三百元至一千四百元。1917 年獲一千六百一十元。這筆錢再加上彌撒中的獻捐，教友奉獻，就足夠聖堂開支，神父生活，堂區的必需品等。

七、聖召

到這時候還未有人進大修院或小修院，但有三個人進女修會，一位進聖保祿會，兩位入西貢加爾默羅會苦修會。

八、信仰生活

在信仰方面，華人生活信仰，保持信德，但缺乏訓練，特別是那些成年人。青少年學道理較為妥善，特別是那些在教會學校讀書的人。因為大多的華人教友是替教外人做工或做日工。他們需要很大的勇氣來善盡教友的本份，而不怕別人譏笑。他們大部份在大節日告解和領聖體。很多人每月告解，一少部份每星期告解，一些比較冷淡的就在復活節和聖誕節告解。(待續)

朱汝珍與香港孔教學院——一九三零年代的先賢往事

游子安

香港城市大學 中國文化中心

(一) 寫作緣起

筆者近期有興趣瞭解清末民初香港的宗教與文化傳承，嘗撰文探討香港道堂與廣東道教在道脈上的淵源、¹ 二十世紀前期編刊善書的香港道堂；² 以及清末至一九三零年代香港先天道的發展。³ 辛亥革命後移居香港的前清翰林、“遺老”和宿儒，如賴際熙、陳伯陶、岑光樾、區大典、溫肅、張學華、朱汝珍等，多原籍廣東，既傳承中國文化，也“替本地奠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礎”，其中1923年創立的學海書樓，“與香港文教的发展及興盛確密不可分”。⁴ 移居海隅的儒林碩彥也致力於家鄉方志的纂修，如陳伯陶修《東莞縣志》、賴際熙修《增城縣志》、朱汝珍總纂《清遠縣志》等。⁵ 此外，在社會與文化方面他們亦貢獻良多。如賴際熙(1865-1937)於1921年創立崇正總會，任第一至第五屆會長；1924-1925年編纂《崇正同人系譜》，該書被譽為客家文化經典著作，被視為建立“客家學”之重要文獻。⁶

今年是香港孔教學院創辦七十周年，撫今追昔，筆者值此對朱汝珍這位前任院長的文化、教育與社會事業作一概述。本文引用的資料，主要是孔教團體的書刊，如《弘道年刊》、《孔道季刊》、《港澳尊孔運動全貌》、紀念特刊，地方志、實地考察及訪問所得。⁷

(二) 朱汝珍生平概述

朱汝珍(1870-1943)，原名倬冠，字玉堂，號聘三，別號隘園，⁸ 清遠八片村人。在縣學考取優廩生後，入讀廣雅書院。⁹ 光緒二十三年(1897)考取拔貢第一名；光緒二十九年鄉試中舉人；三十年(1904)甲辰恩科會試，以一甲第二名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三十二年被選派到日本法政大學讀法律，回國後先後任刑部主事、京師法律學堂教授，先後創制民法、商法。1921年參與編修《德

宗實錄》，又入南書房，奉編德宗御製詩文，至1924年停職。其間任北京孔教大學教授，¹⁰ 此大學是陳煥章創辦。1924至1929年隱於商賈，往來津滬間。1933年朱汝珍任孔教學院院長，1941年香港淪陷，院務與校務停頓，翌年朱汝珍離港赴滬。1943年，朱太史在北平病逝，享年74歲。¹¹

(三) 朱汝珍的文化、教育與公益事業

(1) 著述及題字

朱汝珍善詩文，著有《詞林輯略》、《詞林姓氏韻編》、《中外刑法比較》等，總纂《清遠縣志》、《陽山縣志》，另編輯《藏霞集》。¹² 《清遠縣志》於光緒初年纂修，1920年再設局重修，朱太史為總纂，但因朱氏“從事史成，未克肩任，事遂中輟”。1934復修，1937年初稿成。¹³ 《清遠縣志》脫稿，朱太史另撰《清遠縣志校勘記》。¹⁴ 此外，他的書法，師出名家，“尤其是楷書，端正圓潤，遒勁清秀，深受國內外稱許。他常代人書寫招牌、條幅、中堂等，在南洋、港澳、飛霞洞、飛來寺¹⁵等地，均存其遺墨。”¹⁶ 本文的寫作因緣，也由此而起。筆者在1999年前往香港藏霞精舍、寶霞洞、清遠藏霞洞、太和洞等道堂考察，朱汝珍的題字多處可見。如建於咸豐四年(1854)的清遠太和洞，朱汝珍於1904年題“太和古洞”四字，在惜步亭、桃源宮又撰有對聯。¹⁷ 朱汝珍多為香港道堂、慈善團體題字。朱廣霞與朱汝珍份屬同鄉，1920年朱廣霞在香港創建藏霞精舍，朱太史題“藏霞精舍”匾額。1931年為屯門善慶洞道德亭題聯：“瑤池閨苑傳丹篆，紫府清都蘊德華”。1932年保良局新廈建成，“牌樓門聯”及“何東太夫人紀念堂門聯”由朱太史撰書；1940年又為保良局前座撰書壁聯：“保民足以興邦，所望推恩加四海。良法原於美意，用先施惠濟孤寒”。¹⁸ 黃大仙祠1933年建孟香亭，題“孟香亭”三字。1935年牛池灣寶霞洞建成，

朱太史題“寶覺精舍”門額，及門聯“寶茲至道，覺彼迷途”；《寶霞叢錄》編纂，為其封面題字。¹⁹《九龍樂善堂特刊》於1939年出版，太史為其封面題字。²⁰

(2) 興學育才

香港尊孔團體，其中以創立於宣統元年（1909）的孔聖會為最先。此會由劉鑄伯等倡辦，是香港設有尊孔團體的開始。1921年馮其焯等創立中華聖教總會；1927年孔聖堂籌建（1935年建成堂址）。1930年北平孔教總會會長陳煥章來港，與一群尊孔學者創立孔教學院。²¹香港尊孔人士以興學育才，弘揚孔道為職志。如孔聖會成立後，辦有義學，1917年其義學已擴展至21所，及後增至不下40所。²²中華聖教總會則辦義學五所，使貧民受惠。孔教學院則設孔教中學（後易名為大成學校），夜間設平民免費義學，以救濟失學兒童。²³1929年朱汝珍從上海移居香港，嘗任台山中學校長，又自設隘園學校，任學院院長。1931年港督禮聘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文史哲講師，擔任哲學與文詞兩科，1932年續聘，翌年辭港大職，任孔教學院院長兼孔教中學校長，直至1942年。²⁴

(3) 社會公益

陳煥章、朱汝珍與盧湘父幾位文化先賢有其共同點：辦學育才、振興文教、造福桑梓、纂修方志。如陳煥章於1914年水災籌築硯洲鄉，修《高要縣志》；朱汝珍籌賑清遠水災、修《清遠縣志》；盧湘父與鄉人倡辦普仁善堂、蘆溪義學，修《潮連鄉志》。朱汝珍曾任學海書樓主席，常臨書樓講學，除課經史外宣揚孔學不遺餘力，聽眾深受感動。²⁵1933-1936年又任孔聖堂兒童保康院院長，該院由雷蔭蓀等倡設，延朱太史為院長。注重講求營養，免收學費，且供食宿。²⁶清遠公會成立，太史被公推為會長，領導邑僑，嘗為清遠水災募捐。清遠公會現藏相架裝裱之朱汝珍墨書（1940），題“敬恭桑梓”，並有一段題識：“汝珍自辛未（1931年）夏間，承邑僑諸君過愛，舉為僑港清遠

公會會長，旋兼籌賑會長，今恰十年。其間兩遇水災，一遭兵燹，幸藉會董同事諸君相助為理，成績略有可觀”，1931年清遠水災，清遠公會發動邑僑慷慨捐資，“先施急賑，繼築秋欄”。²⁷1935年北江洪水暴發，清遠縣西水災，清遠公會再發動邑僑慷慨捐資。²⁸此外，清遠同鄉協助社於1940年成立，籌辦同鄉子弟義學，朱汝珍義助籌款，並資助月費。²⁹1941年香港淪陷，黃文根約同朱汝珍，清遠公會與清遠同鄉協助社遂聯合成立“歸鄉指導委員會”，朱汝珍任主任委員，協助同鄉疏散回鄉。³⁰

(四) 朱汝珍與孔教學院的發展

孔教學院創立至今七十載，³¹筆者根據參考資料，大致劃分成三個階段。首先是創始期（1930-1942），陳煥章創孔教學院，朱太史蕭規曹隨，以宣道與講學為兩大重點。接著是鞏固期（1942-1992），盧湘父與黃允畋在辦學方面有所擴大，孔教列為香港六大宗教之一。然後是拓展期（1992至今），在香港與中國各地樹立孔像、倡建孔廟、贊助孔學研究、辦大型研討會等，“與內地的關係較為密切”。³²

尊孔人士來自社會各階層，主要有從事文教工作者、商人等。早期倡導尊孔者，不乏生於舊時代而受新式教育者。陳煥章以進士出身，考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朱汝珍奉派留學日本，列最優等畢業於法政大學。據五十年來院務摘記載“每值孔聖誕辰，除孔教團體外，其他僑團商號如普益商會、新會商會、潮蓮同鄉會、南北行所、永安街坊般等都分別舉行祝聖典禮”。³³據1951年刊《孔聖誕辰紀念特刊》載，新會商會刊祭聖祝詞，文咸西約理事會、染料業商會等都刊有祝詞。³⁴“孔教又稱儒教，是人道宗教。上環文咸東街一帶的商家，不少為孔教信眾，常集資同祝每年的孔聖誕”。³⁵上環一帶的商人特別是南北行商人，“秋祭孔子，本街張燈結綵，搭棚唱女樂，或擺謎壇，或演粵劇，熱鬧異常”，1941年香港淪陷曾取銷祭孔活動。1946年至50年代初，“每年夏曆八月廿七日孔誕，街坊理事會猶負責向本街商行

贖資，恢復祭孔。迨公所於一九五三年拆卸改建，始告停止。”³⁶

朱汝珍是孔教學院第二任院長，任期自1933至1942年。朱太史對孔教學院其中一項貢獻，是親赴南洋籌款，得南洋華僑捐款以助學院之發展。孔教學院創立伊始，陳煥章初租用般咸道地方為院址。1931年購置堅道131號，樓價五萬餘元，陳煥章、雷蔭蓀等集款二萬餘元，又得新加坡孔教會撥來港幣一萬元，仍欠按揭一萬七千元。1933年陳煥章逝世，朱汝珍繼任院長，兼任附設孔教中學校長，並聘區大原太史為副院長。³⁷1936年朱太史偕秘書許超然赴南洋宣揚孔教，凡二十餘講，轉移南洋當地社會風氣。³⁸道經新加坡、吉隆坡、檳城、怡保等埠，華僑踴躍捐款，籌得二萬餘元，清還學院按揭，院址得以奠定。³⁹論者認為陳煥章與朱太史先後南游募捐，兩位“之有功名教，先後輝映焉”。⁴⁰

朱太史任內，於夜間組織演講會和進修會，以切磋學術。又刊印書報，太史任內，盧湘父曾編輯《孔教月刊》近三十期、又有孔教學院特刊，《道南集》則為朱太史南遊由許超然輯其講稿而成。⁴¹1940年朱太史倡議重印陳煥章著《孔教論》，為此書封面題字。⁴²朱太史任院長十年，“教澤最深”，1942年離港赴滬臨別以詩贈諸院董：“群哲勉延尼父澤，我躬甘隱滬江邊。琴書檢後無餘物，行李蕭條共一肩”，⁴³從而可想見其為人。朱汝珍離港，盧湘父繼任院長，翌年朱太史在北平病逝。1943年夏九月初五日在孔教學院舉行公祭追悼會。

孔教“學院”著重講學⁴⁴、辦學，早年獲准登記為慈善團體，及後成為宗教團體，其中過程也是饒有趣味。“孔教學院大事記”記載：“1933朱汝珍太史出任本院第二任院長，同年奉准註冊為慈善組織”。⁴⁵朱太史任會長的清遠公會，也於1938年得發註冊憑照，免除“有限”字樣，與保良局、東華三院般，可辦學校醫院等慈善事宜。⁴⁶陳煥章、朱汝珍和盧湘父首三任院長共歷四十個春秋（1930-1970），對孔教學院的發展，可說是筆路藍縷，繼述不懈，奠定今天孔教學院的根基。自1978年以來孔教與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等五個

宗教團體首長組成“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⁴⁷並列為香港六大宗教之一。總部設於瑞士日內瓦的世界宗教和平組織，亦承認孔教為宗教。1989年黃允畋與湯恩佳代表香港孔教學院出席在墨爾本市舉行之世界宗教和平大會。⁴⁸香港政府編印的《香港1999》，其中〈宗教和風俗〉一章，除了概述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之外，首次新增“孔教”一節，寫道：“孔教是對孔子教誨的尊崇。香港的孔教徒素來熱心教育工作。他們在本港興辦多所學校，旨在宏揚孔子的信念。”⁴⁹

（五）後話：從孔教談及香港的三教圓融

倡孔教者頗能兼融其他宗教，也有敬奉三教者。如楊永康、陸吟舫、黃錫祺等圓玄學院創辦人，都活躍於尊孔團體及其活動。⁵⁰一九五〇年代曾任孔聖堂會長的楊永康，亦為圓玄學院第一屆董事會主席；任孔聖堂常務董事的趙聿修，自五〇年代至七〇年代為圓玄學院第二至十六屆董事會主席⁵¹。孔教學院的現任院董亦擔任省善真堂、善慶洞等道堂總理、司理。從而可明瞭1981年、1984年及1987年孔教學院分別於圓玄學院、雲泉仙館、善慶洞三所道觀樹立孔像的因由。⁵²此外，香港道堂多是三教圓融，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指出，“明清以降三教合一越演越烈，道觀之中供奉儒釋之像者比比皆是。大陸道教四十年來經過純潔化的過程，道觀中供奉的神大多是單一的道教神祇”；反觀“港澳和台灣省的道教宮觀仍保持三教合一之餘風”。⁵³如薈色園主殿供奉黃大仙，三聖堂供奉觀音、關帝、呂祖，麟閣則供奉孔子。1971年圓玄學院建成三教大殿，三教聖人，崇祀一堂，並編刊《三教約言》以宣其義。⁵⁴

孔教學院第四任院長黃允畋（任期1970-1992），與父親黃梓林皆敬奉三教，可作為例子說明。據香港道德會史中先覺小傳載：黃梓林，道號信乾，別號了因，幼承區大典、張學華太史之學，舉茂才，“耽悅釋道，服膺儒教”。⁵⁵“對善書益喜印贈，雖居商不忘佛道，入崇正善堂，而禮梁公昌本為師。與其昆弟健之道號綉登力行善事，

省方諸善堂及港東院俱有聲名”，⁵⁶ 黃梓林也曾參與抱道堂（1921）與香港道德會福慶堂（1924）⁵⁷ 等道堂的創建。1930年黃氏編刊善書《感應因果合編》，⁵⁸ 嘗為孔教學院捐印《孔學臆測》及《儒行淺解》等書籍”。⁵⁹ 黃允畋秉承父訓，三教事務皆悉力參與。自1960年代以來任齋色園董事會主席、香港佛教聯合會副會長，及孔教學院院長及永遠名譽院長，孔聖會副會長等職。1960年齋色園響應孔教學院建校，捐款用於大成中學禮堂建築。齋色園道侶於1921年設立普宜壇，因此該禮堂命名為“普宜堂”。⁶⁰ 總之，上述朱汝珍、黃允畋兩位孔教學院院長，及齋色園、圓玄學院等道堂，或尊孔教與弘揚道教，或融和三教，“道並行而不相悖”，可說是香港別具特色的宗教文化現象。

（後記：本文曾於香港孔教學院七十周年院慶研討會上宣讀，現經增訂，在此發表。）

註釋：

- ¹ 見拙文《傳承與開拓近百年來香港道堂的發展》，收錄於陳志明、張小軍、張展鴻編《傳統與變遷——華南的認同和文化》，北京：天津出版社，2000年。
- ² 拙文《二十世紀前期香港道堂——「從善堂」及其文獻》，刊於《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十九期，香港：華南研究會、華南研究資料中心2000年四月出版。
- ³ 拙文《香港早期道堂概述——以先天道為例說明》，刊於《台灣宗教學會通訊》第五期，2000年五月。
- ⁴ 論者認為學海書樓的創設，大興香港文教，可說是香港文化發展的新里程，詳參曾漢棠《香港學海書樓與粵港文化的傳承關係》，文載《學海書樓七十五周年紀念集》，香港：學海書樓，1998，頁14及21。
- ⁵ 詳參侯月祥《民國時期廣東著名修志人物事略》，香港珠海書院文史研究所主辦地方志學術研討會報告論文，1990，感謝曾漢棠兄印贈此文。
- ⁶ 見黃石華《崇正同人系譜重印序言》，《崇正同人系譜》，香港崇正總會1995年重印。有關賴際熙生平簡介，見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頁245-246。
- ⁷ 本文得以寫成，孔教學院宣道主任陳乃森先生、清遠公會黃仲年先生惠贈有關參考資料，謹此致謝。
- ⁸ 朱汝珍輯《詞林輯略》卷9，頁45。
- ⁹ 1892年朱汝珍“以廣雅書院入學試第一名，見知於院長朱一新”，見莫儉溥講述“孔教學院四先賢表”，《弘道年刊》第二期，孔教學院，1972，頁21。
- ¹⁰ 莫儉溥講述“孔教學院四先賢表”，《弘道年刊》第二期，頁22。
- ¹¹ 朱汝珍生平，詳見清遠市地方志編纂辦公室編《清遠縣志》卷30 人物，1995，頁992；盧展才《朱院長聘三太史略歷》，《弘道年刊》第一期，1971，頁4-8；及朱汝珍太史事略，鄧又同輯錄《學海書樓主講翰林文鈔》，1991，頁95。
- ¹² 《藏霞集》，朱汝珍編輯、朱廣霞集著，1915年刊，板藏清遠藏霞洞，書影自藏霞洞，由志賀市子博士提供，謹致謝意。
- ¹³ 《清遠縣志》卷1，朱汝珍序，香港：僑港清遠四屬同鄉會1974年重印，頁5。
- ¹⁴ 朱汝珍撰《清遠縣志校勘記》，1939年刊，香港清遠公會藏。
- ¹⁵ 飛來寺建有愛山亭，朱汝珍撰《愛山亭記碑》，見《清遠縣志》卷16 亭台樓閣，頁63-64；卷19 石類，頁38。
- ¹⁶ 《清遠縣志》卷30 人物，1995，頁992。
- ¹⁷ 何兆榮、郭紹益《桃源仙館太和洞》，載《清遠文史資料》第六期，1987，頁56-57。
- ¹⁸ 《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1978，頁362,364。
- ¹⁹ 《寶霞叢錄》，寶霞洞編，1949年刊。
- ²⁰ 《九龍樂善堂特刊》，1939年出版，1986年重印。
- ²¹ 詳參盧湘父《香港孔教團體史略》，載吳灞陵編《港澳尊孔運動全貌》，香港中國文化學院印行，1955，頁1-4。
- ²² 盧展才《尊孔憶述》，載《聖誕特刊》，1960年香港孔教團體聯合慶祝聖誕大會出版，原文未見，轉引自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三聯，1996，頁189。
- ²³ 盧湘父《香港孔教團體史略》，載《港澳尊孔運動全貌》，頁2-3。
- ²⁴ 《孔教學院大成中小學三樂學校校慶紀念特刊》，孔教學院，1963，頁7。另參考方美賢《香港早期教育發展史1842-1941》，香港：中國學社，1975，頁226。
- ²⁵ 朱汝珍太史事略，鄧又同輯錄《學海書樓主講翰林文鈔》，頁95。
- ²⁶ 盧湘父《香港孔教團體史略》，載《港澳尊孔運動全貌》，頁3。
- ²⁷ 《清遠縣志》卷18 藝文，頁41。
- ²⁸ 本會歷年來參與事務小記，《清遠公會75週年

- 年紀念特刊》，1995，頁24-25。
- ²⁹ 詳參 香港清遠公會簡史，《清遠公會75週年紀念特刊》，頁24-25。
- ³⁰ 黃文根口述 我與公會的一段情結，《清遠公會75週年紀念特刊》，頁38。
- ³¹ 有關孔教學院發展概況，可參考 孔教學院七十年，《二五五一年孔聖誕環球慶祝大典暨孔教學院七十周年院慶特刊》，2000，頁56-71；盧湘父 孔教學院三十年之回顧，《孔道季刊》第11期，孔聖堂宣道委員會編，1960，頁20；孔教學院資料室編 五十年來院務摘記，《孔教學院五十周年金禧院慶暨三樂周沕桅學校開幕典禮特刊》，孔教學院，1980，頁35-40；及李世偉 香港孔教學院考察側記，載《台灣宗教研究通訊》創刊號，2000年。
- ³² 李桂玲編著《台港澳宗教概況》，北京：東方出版社，頁420。
- ³³ 孔教學院資料室編 五十年來院務摘記，《孔教學院五十周年金禧院慶暨三樂周沕桅學校開幕典禮特刊》，頁40。
- ³⁴ 區少軒等編《孔聖誕辰紀念特刊》，國際新聞社1951年出版。
- ³⁵ 《香港的宗教》，聖神研究中心、香港天主教社會傳播處出版，1988，頁66。
- ³⁶ 詳見陳雨蕃〈南北行公所會史〉，《南北行公所新廈落成暨成立八十六周年紀念特刊》，香港南北行公所編纂，1954，頁26。
- ³⁷ 陳煥章當院長時，乃一人獨任。朱太史始聘區大原為副院長，盧湘父繼任，葉次周為副。見盧湘父 香港孔教學院述略，載《港澳尊孔運動全貌》，頁8。
- ³⁸ 朱汝珍太史事略，鄧又同輯錄《學海書樓主講翰林文鈔》，頁95。
- ³⁹ 許超然 百年香港與南洋華僑尊孔護道一頁史，載《港澳尊孔運動全貌》，頁18。
- ⁴⁰ 盧展才 朱院長聘三太史略歷，《弘道年刊》第一期，1971，頁6。
- ⁴¹ 盧湘父 香港孔教學院述略，載《港澳尊孔運動全貌》，頁9。
- ⁴² 《孔教論》，孔教學院，1940年第七版重印。
- ⁴³ 盧展才 朱院長聘三太史略歷，《弘道年刊》第一期，頁6-7。
- ⁴⁴ 院長主持講學宣道，請人定期假香港大會堂舉辦國學講座，又舉辦宣道月會。
- ⁴⁵ 《孔教學院簡介》“孔教學院大事記”，頁3。
- ⁴⁶ 香港清遠公會簡史，《清遠公會75週年紀念特刊》，頁24。
- ⁴⁷ 《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二十周年紀念特刊》，1998，頁23-26。
- ⁴⁸ 《孔教學院簡介》孔教學院大事記，頁3。
- ⁴⁹ 《香港1999》第十九章，頁277。
- ⁵⁰ 黃錫祺曾任孔教學院主席（1950-1954）及孔聖堂董事。而陸吟舫是青松觀十八位創辦人之一，任孔聖堂董事，曾任普益商會副主席，此商會亦於孔誕舉行祝聖典禮。有關陸吟舫簡介，見《香港華僑團體總覽》，國際新聞社1947年刊。
- ⁵¹ 詳參《孔道季刊》第三期，1958，頁20；及《圓玄學院三教大殿落成特刊》圓玄學院歷屆董事名表，1971，頁48-51。
- ⁵² 《二五五一年孔聖誕環球慶祝大典暨孔教學院七十周年院慶特刊》，2000，頁30、60-62。
- ⁵³ 見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四卷，重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頁521-522。
- ⁵⁴ 趙聿修在 圓玄學院三教大殿崇奉三教宗師關於主供神位之商榷 解釋崇奉三教之要旨：“其立名宗旨，悉皆奉呂祖先師之命而行。「圓」意代表佛，「玄」意代表道。先重性功，次言煉道之體，並尊儒者之克己復禮”，見《圓玄學院三教大殿落成特刊》，頁2。
- ⁵⁵ 盧湘父 三樂學校黃梓林公遺像揭幕儀式致詞，《孔教學院五十周年金禧院慶暨三樂周沕桅學校開幕典禮特刊》，頁41。
- ⁵⁶ 香港道德會 史中先覺小傳，手抄本，屯門善慶洞藏。
- ⁵⁷ 香港道德會福慶堂，道脈源自佛山善慶善堂與廣州崇正善堂，見拙文 香港早期道堂概述——以先天道為例說明，頁100及107。
- ⁵⁸ 《感應因果合編》，抱道堂1930年刊，書前有黃梓林序。
- ⁵⁹ 盧湘父 三樂學校黃梓林公遺像揭幕儀式致詞，《孔教學院五十周年金禧院慶暨三樂周沕桅學校開幕典禮特刊》，頁41。
- ⁶⁰ 盧湘父 普宜堂記，《孔教學院大成中小學三樂學校校慶紀念特刊》，頁16。

「香港婦女協會檔案集」簡介

香港歷史檔案館

香港歷史檔案館剛剛整理完成一批由「香港婦女協會」(Hong Kong Council of Women, 以下簡稱「婦協」)所捐贈的檔案,這批檔案組成了檔案館的「香港婦女協會檔案集」(檔案組別編號:HKMS 148, 以下簡稱「檔案集」)。「檔案集」現時已經開放予公眾人士查閱。本文旨在簡介「婦協」的歷史和「檔案集」的內容,希望這批檔案能得到更多公眾人士認識和利用。

「婦協」是由一群具相當社會地位的外籍和本地婦女於 1947 年籌組成立的,首任榮譽會長更是當時港督葛亮洪夫人。¹ 在「婦協」成立的初期,一方面積極連繫本地各個婦女團體²,同時不斷向政府展開游說,以爭取改善婦女在香港政治、社會和經濟各方面的地位。當時「婦協」向政府爭取的權益包括³:

1. 招聘和培訓女性感化官和警察,以協助感化和處理女性犯人;
2. 修訂對女性不公平的婚姻和財產繼承條例;
3. 增加兒童遊玩的場地;
4. 在各個政府委員會增設女性委員,使女性可以有機會參與更多的公共事務,以及令婦女有適當的渠道反映他們對公共事務的意見;
5. 協助舒緩婦女住屋擠迫的情況,並成立專責委員會解決女工宿舍短缺的問題;和
6. 規定所有同一職級的男女僱員應享有相同薪酬。

在「婦協」的積極爭取下,有一些項目很快便取得了初步成果:⁴ 按「婦協」的 1950 年第 3 屆週年大會的報告,政府當時已有委任「婦協」成員加入「房屋委員會」(Housing Committee)和「物價管制諮詢委員會」(Price Control Advisory Committee),以及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專責檢討香港婚姻法例。⁵

在「婦協」等婦女團體的長期推動下,香港政府在 1965 年時宣佈逐步劃一男女公務員間的薪酬,1971 年又通過法例,確立「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及至 70 年代後期,「婦協」的工作重點包括爭取懷孕婦女有新產假、推動反強姦和反虐妻運動,又利用輿論和舉辦公開研討會,以圖喚起公眾對婦女地位問題的關注;到了 80 年代,「婦協」

的服務範圍漸轉向社區基層,在這期間值得注意的發展,包括有「婦協」在 1985 年成立香港第一間專門收容被虐婦女的庇護所——「和諧之家」(Harmony House)和 1986 年成立第一間為婦女提供諮詢服務和參考資源,以及組織各類發展活動的「婦女中心」(Women's Centre)。⁶ 雖然在 80 年代中期,不少新興的婦女組織開始以不同理念和方式推展香港的婦女運動,而「婦協」現在亦已經解散,但它在香港婦女運動發展上所佔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⁷

歷史檔案館所藏的「香港婦女協會檔案集」,共有 128 件檔案,其中除了案卷外,還有著不少的小冊子、照片、錄音帶和磁碟。以內容作分類,這些檔案資料可分為下列 5 類:

1. 會議紀錄,其中主要是「婦協」理事會的會議紀錄,涵蓋年份由 1947 至 1990 年;
2. 「婦協」出版物,其中包括 1970 至 1991 年的「婦協」年報和 70、80 年代的通訊;
3. 「婦協」內務紀錄,其中包括「婦協」的會章、會員和財務紀錄等;
4. 「婦協」參與一般社會服務的紀錄,例如老人、傷殘和吸毒人士服務等,當中亦包括有「婦協」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s)的通信;和
5. 「婦協」推動婦女運動和從事婦女服務的有關檔案,其中亦有「婦協」與國際和香港其他婦女團體的往來通信。這部份的檔案有近 80 件,佔「檔案集」的最大部份。

較值得注意的是,「檔案集」所包含的 1947 年「婦協」創會至 1990 年的理事會會議紀錄,這套會議紀錄為我們了解「婦協」的成立、發展和推展各項社會運動和服務,提供了最直接的資料。此外,「檔案集」內還包括有「婦協」積極推動的運動和服務的檔案,例如爭取男女同工同酬、夫婦分開評稅、關注婦女被虐待和強姦、籌建「和諧之家」和「婦女中心」等,它們有助我們更深入地了解這些婦女運動的詳細過程。至於「婦協」與國際和本地婦女團體的關係,「檔案集」亦有不少的相關檔案。「婦協」在香港婦女運動中佔有一個重要的角色,這「檔案集」除可以勾劃出

它的組織歷史外，還為香港婦女運動發展史和多個婦女研究的範疇，提供了不少的研究材料。

順帶一提，一個「香港婦女協會檔案計劃諮詢小組」(Advisory Group on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Women Archival Project)在今年 5 月成立，小組成員包括有「和諧之家」和「香港婦女中心協會」(Hong Kong Federation of Women's Centres)的代表和「婦協」的兩位前主席。小組的成立目的是收集香港婦女運動和發展的檔案和資料，與及推廣公眾人士對「檔案集」的利用；此外，小組亦準備將收集回來的檔案和資料，移交至歷史檔案館作集中保存。如果這計劃得以實現的話，相信對婦協或香港婦女運動有興趣的人士應是一個最好的消息！

¹ 從第一屆理事會成員名單可見，婦協的創會成員是以外籍婦女為主的；在 13 名理事會成員中，有四名太平紳士，其中包括有中國籍的李樹培 (Dr. Ellen Li Shu Pui)。李樹培曾在中國廈門海關和香港的華資銀行出任要職，除了婦協外，李樹培亦是中國和香港多個婦女組織的核心成員。此外，李樹培更是香港第一位獲政府委任為市政局 (1965 年) 和立法局 (1966 年) 議員的女性。詳見“Minutes of the First Annual Conference, 12th August 1948” (HKMS 148-1-2), “Hong Kong Council of Women Annual Report, 1987 – 1988” (HKMS148-1-17), p.2; Joseph Walker (ed.), *Hong Kong Who's Who: An Almanac of Personalities and Their Comprehensive History 1970-1973* (Hong Kong: Rola Luzzatto & Joseph Walker, n.d.), pp. 272 - 273。

² 婦協的籌備成立會議曾決議向多個婦女組織或單位發信，邀請其加入婦協，這些組織或單位包

括：Helena May Institute, Women's Section of the YMCA, Club Lusitania, USRC, Sports Club, Women's Auxiliary of the SPC, Women's Section of the churches, YWCA, Hong Kong Chinese Women's Club, Chinese Women's Welfare, Kuomintang – New Life Movement (Women's Section), International Club 和 Women's Section of the Consulates。見“Minutes of Meeting of the Interim Committee held on 9th July 1947” (HKMS 148-1-2)。

³ 第(4)至(6)項是在婦協的第二次大會時才提出的，其後就一直為婦協的重點工作。婦協的第一次大會尚有促請政府照顧貧困人士和禁止房東向房客徵收雜費，但這兩項在第二次及以後的大會中均未見再有提出。詳見“Minutes of the First Annual Conference, 12th August 1948 (HKMS 148-1-2)。

⁴ 婦協代表曾在 1948 年與港督葛亮洪會面，商討婦女參與公共事務。見“Hong Kong Council of Women Annual Report, 1987 – 1988”, p.2 (HKMS148-1-17)。

⁵ 見“Newspaper Cutting from SCMP (1 September 1950)” (HKMS 148-1-2)。

⁶ 見“Hong Kong Council of Women Annual Report, 1987 – 1988” (HKMS148-1-17), pp. 2 – 3; Tsang Gar-yin, “Chronology of Women's Achievements,” *Women in Hong Kong*, edited by Veronica Pearson and Benjamin K.P. Leu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xiv – xvii.

⁷ Tsang Gar-yin, “The Women's Movement at the Crossroads,” *Women in Hong Kong*, edited by Veronica Pearson and Benjamin K.P. Leu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80 – 281.

更正啟事：

《通訊》第二十期，香港歷史檔案館「深港滬檔案現代保護技術研討會」簡報一文，未有將附錄部分完整刊出，編者謹對作者及各讀者致歉。現將該文附錄：「研討會發表論文一覽」重刊如下：

深圳市：

- 「深圳市照片檔案安全保護的做法」(區堅強)
- 「檔案庫房圍護結構改造對溫濕度調控的意義與作用」(方燕)
- 「檔案真空充氮消毒技術的實踐與效果」(熊一軍)

上海市：

- 「檔案圖文恢復系統的研制與應用」(陶碧雲)
- 「計算機管理檔案庫房溫濕度探索及展望」(錢唐根)

「檔案真空充氮殺菌滅菌裝置及方法研究的特點和作用」(陸敏)

香港特區：

- 「香港歷史檔案館的檔案保護策略」(蔡長貞)
- 「香港與國際的文件修復技術與發展」(廖慧沁)
- 「香港照片檔案的保護技術」(曾芝皓)
- 「縮微單位的運作與國際標準」(李玉麟)
- 「縮微品質標準的落實：全面優質管理的應用」(關漢浩)
- 「國際上非紙質檔案保護的概況」(溫偉國)

賀州廈良村點燈寨考察報告

徐桂蘭

廣西民族學院圖書館

點燈寨屬廣西賀州市八步鎮廈良村，位於八步鎮南 2 公里處臨江東岸。現居住著一百多戶人家，總人口 1298 人。點燈寨是漢族雜姓聚居村寨，居住著講本地話的何姓、梁姓、侯姓八都人，也居住著講客家話的賴、黃、吳、許、梁等姓氏客家人。雖然各姓氏遷居點燈寨的源流不同，歷史有長短，但彼此間和睦相處，友好往來，融洽地生活在一起。筆者 1999 年 1 月 28 日到 2 月 12 日對點燈寨作了田野考察，現將考察材料整理如下：

一、點燈寨名的由來

點燈寨依山傍水、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是一塊被香山環抱著的風水寶地。

寨中聳立著一座高 100 餘米的秀麗山峰，山上古木參天，山腳綠草如茵。相傳 600 多年前，每到夜幕降臨就有一盞明燈在山頂閃閃發光，徹夜長明，終年不息。傳說是遠古時候有位仙人下凡，在山頂上點著了這盞燈火，故人稱“點燈寨”。也有人傳說點燈山上的燈是孔明燈，說是諸葛亮死後沿江放逐滿江河燈。河燈從湖南漂流而下直到廣西臨江。其中有一盞河燈見此地風景如畫勝入仙境，便隨一陣狂風飄進山洞，與山為伴。燈火白天為村民取火供暖，夜晚為各村寨送去光明，故也稱其為“聖火紅燈”。據說那燈在山洞中遠遠看去就像個大紅宮燈懸挂在洞裏，人們還可到洞裏去接火種呢。

點燈寨寨口有座獅子山，獅子山對角有一座“仲山”，原稱“文筆山”，原來山上有一山峰恰似一支直插著的毛筆，故稱“文筆山”。文筆山對面的八步鎮有座“雞心山”，形如筆筒，故稱為“筆筒山”。筆筒山旁邊還有一座“筆架山”，當然遠遠望去形如筆架。

由於點燈寨是一方風水寶地，人傑地靈，萬物易長，生活富裕，自明朝洪武年間本地人何姓始居

點燈寨至今已 16 代。何家在此居住生活一直丁財興旺、門庭富貴。起初點燈寨僅有本地人居住，並只有何、梁、侯三姓，當時的點燈寨是屬鵝塘管轄。後來，特別是人民公社期間將鴨子寨也劃入了點燈寨。1958 年後點燈寨劃歸廈良村後就形成了本地人和客家人同住一村，多姓和睦相處如一家的“點燈寨”了。

二、點燈寨的仇人歐陽暉

點燈寨的村民至今仍熱愛自己腳下的這一方熱土。談起這裏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不能不流露出無限深情。據說古時點燈也出過幾位名人，至今點燈還留傳著一首民謠：“點燈出了個太平王，丹村頭頂不用狂。塘金玉鳳留一半，清水、並田一掃光”。遠的不提，就解放前何姓人家選出了個何日光這位值得人民永遠稱道的地下共產黨員。何日光 1936 年入黨，曾在南寧市醫學院就讀，任黨支部書記，兼任南寧市地下黨市委書記，後擔任過某縣宣傳部長。抗日戰爭後調到十萬大山戰工團任隊長，他是一位為廣西解放事業作出過偉大貢獻的革命黨人。曾跟隨他革命，給他當過警衛員的何記科老人（點燈寨前任村長）一說起他直豎大拇指。

可是，點燈寨如今並沒有出多少名人才子、貴人，這又為什麼呢？一說到這一點，點燈寨人無不咬牙切齒，痛斥他們共同的仇人歐陽暉。

話說明萬曆四十四年（公元 1616 年）廣東順德舉人歐陽暉調任賀州知縣。他在巡視點燈寨時，發現了點燈寨不僅是塊風水寶地，而且是“臥龍戲水”之地，日後必出人才。心懷鬼胎的他便想設法要破壞點燈寨的風水，阻止此地出人才。於是他請來心術不正的地理先生歐陽芳商議對策，然後假惺惺地到點燈寨跟何龍溪老先生商量。說是點燈寨如今財丁兩旺就是官運未到，若在對岸建一涼亭必能人才輩出。老先生不知是計就沒加反對。歐陽暉就在點

燈山對岸“大岩口”，現人稱“石涼亭”(即今梧州地區制藥廠)的地方建了一座涼亭。涼亭恰似一枝“吹火筒”面對點燈山，等涼亭建好點燈山的燈就被吹滅了。從此何家家運衰敗，再沒有人升官發財。

歐陽暉並沒有就此罷休，後來他又借為點燈寨修路，在沿獅子山腳進點燈寨修築了一條路。修路雖然是為百姓謀利益的好事，誰知歐陽暉是通過地理先生的推算在路下設下了一道陷阱。這一條路全程用鵝卵石鋪墊在下面，恰似一條石鏈子將獅子山的神獅用鏈條鎖住了。據說獅子從此就被鎖死了。隨後歐陽暉又下令挖去了文筆山上的“文筆”。不讓點燈寨出文才。如今“文筆山”已無文筆僅剩一底座，故筆筒山也就叫“雞心山”，而無人再稱其為“筆筒山”了。

三、點燈寨各族始祖源考

據《八步鎮志》等資料記載，以及點燈寨 60 歲以上老人口述，均認可最先到點燈寨定居起家的當屬何姓人氏，即何龍溪老太公。按何氏家譜記載，何家祖先原系湖廣珠璣巷寶慶府要華縣何家塘人氏。始祖玉堂公生二子，其長子文明公，次子文信公，後居廣東順德縣。文明公所生四子，其中次子天祿生下龍溪兒。

據何氏 37 代傳人何記德老先生口述。何家 20 世前本姓韓。明朝洪武二年，龍溪公與兄長被官兵追殺，從湖南逃至賀州。官兵殺害了兄長。一天龍溪公逃至河邊，眼見被官兵追上，只好裝聾作啞不再往前跑，官兵下馬，問其姓甚。龍溪公搖頭晃腦手指河面，官兵誤以為他姓何，便也沒殺他自往前去。龍溪公感謝河流救了他，而且他發現這是一塊不錯的地方。就不想再走，於是就地住下並改姓為何。何龍溪就成了點燈寨何氏第一代始祖。何家開始只在點燈寨搭棚開荒種地，日後娶了黃氏成家，生下二子名何庠、何序。一家人開始利用河水方便，河邊又有一平地，便養起鴨子，雖日子清貧卻也過得不錯。就這樣世代繁衍定居在此。如今 60 多歲的何記德先生已是點燈寨何氏始祖的第 16 代傳人了。

何姓之後來到點燈寨的是梁姓本地人。據梁吉祥(60 歲)說梁姓太公是與何姓太公一同從湖廣珠璣巷來的。只因梁姓太公晚到了一步。他見何太公正在點燈寨用木條圈地，梁太公生怕好地都給他佔去，一急之下就說以點火燃燒劃地，燒到哪，哪就是梁家田地。這樣他點燃一把火就燒起來，不僅燒著了大片沒被木條圍圈的地，就連圈好的地也被其燒佔了，從如今的點燈寨中心一直燒至觀音岩前都成了梁姓田地。老實的何太公見都是來自一地的逃難同鄉，也不說一句話，和和睦睦的二姓人就這樣居住一地、安生養息了。直到土改前點燈寨的大部份土地都是屬於梁姓人家的。

如今點燈寨本地人的三大姓氏，侯姓居何、梁之後遷居入點燈寨。據侯金德老人及梁、何記德等老人口述，侯老太公年輕時是挑著貨郎擔賣針頭線腦的生意人。由於侯太公為人忠厚老實又肯吃苦，常來常往於點燈寨中，與何、梁老太公都結下友好情緣，後勸其不要再走南闖北，就在點燈寨安居下來。

從摘錄自廣東封開縣南封區侯村侯氏族譜的侯金德老先生珍藏的族譜來看，他們的回憶是有根據的。

雖說族譜上記載粵、桂、湘等省姓侯者都是南京珠璣里而來，同源於江蘇省南京，南雄府始興縣牛田村珠璣里十七堡十八圍，因逃難流落到各地的。據點燈寨侯氏族譜載，點燈寨侯姓一世祖積聲公原居廣東封開縣南封區深範村之第十世。積聲公年輕時經商來到賀縣八步，在明朝萬曆二十年(公元 1592 年)與點燈寨何家某人結為兄弟，何家為其介紹在點燈寨購置田地開始居住在岑髻，後遷居點燈寨內。83 歲的侯金德老先生今天已是點燈寨侯姓始祖傳下的第十一世傳人了。從此點燈寨何、梁、侯三姓同住一村如同兄弟般友好相處各自繁衍生息，至今仍是點燈寨的三大姓氏人家。

點燈寨除了三大姓氏的本地人外，先後入住了十來姓氏的客家人，其中黃姓客家三兄弟是其爺爺黃榮魁始遷來點燈寨的。

黃家祖上第十八世祖原居住廣東興甯治德樓中

堡翰下，後來移居廣西賀縣芳林鄉松村，現黃家祖墳仍在芳林。黃家是芳林的一大家族而為何黃榮魁獨身來到點燈寨呢？據黃榮魁的孫媳說：黃榮魁之父即黃盛雲的太公並非太祖所生之子。太祖是較為富裕的人家，想為家族增丁添口花錢買下黃榮魁父親作兒子。但是買回的兒子長大後與父母不甚和協，兒子認為得不到父母的愛，有意與家人另居，太祖即在鵝塘高君領買了房子給他另居。民國時期，國民黨抓壯丁到高君領，黃榮魁時下正值年輕，為了逃壯丁就跑到了點燈寨。看見點燈地方不錯，寨上人家也都對他好，就在此居住下來了，後來生下三個兒子，就是如今點燈寨的三戶黃姓客家人。

客家人入住點燈寨的時間並不長，至今不到一百年的歷史。許姓的客家人居點燈寨僅有一戶，稱自家原是江西人氏，祖上從江西來到廣西後先居住在鍾山的西灣，後遷到八步的鴨子寨，再從鴨子寨遷居到點燈寨。因為客家人後來到點燈寨，故都沒有自己的土地，初來時均相當地主的地種，土改時政府作主才給客家人分了田地，從此客家人就成了點燈寨真正的主人。

由於以上的原因客家人在點燈寨的居住情況比較特殊，他們不像本地人一樣，一個大姓聚居在一起，而是各家各戶分散居住。就是黃姓三兄弟的房子各家也沒連在一起，各自都隔著幾個山坡。

許氏這一家如今主要以種菜為業，按客家習俗，年輕的媳婦(今 27 歲)當家作主。

黃氏客家族譜曰：黃姓者，總不離南陸公之苗裔。至二十三世淵公遷居江夏之城西，即今湖北武昌府江夏縣其兒孫森森，衣冠振振。有修、德，由直、通、前等公著厥名，於九十二世侃公由江夏遷至光州，由光州始入閩，居邵武府和平縣，傳一百一十九世峭山公，生七子，公留三長子待養故里，其餘皆擇勝地而居。

如此看來黃姓客家應出於福建。是由福建分流入廣東而下廣西入賀州的。但不論其源出何地，並擇勝地而居看來是客家人流居各處的原由所致。

四、點燈寨的族群關係

點燈寨的一百多戶人家，1298 人中，男人 641 人，女人 656 人，現 18—60 歲的勞動 727 人，一般平時多以八都話作交流工具，在不同族群之間的交流多以桂柳話為主。因為作為西南官話的桂柳話在賀州地區使用十分廣泛。

點燈寨以本地人何、梁、侯三大姓為眾，他們都講八都話，但同時大多數人都能說三到五種以上的語言，如附近鸕鷀寨的鸕鷀話，曾屋片的九都話，以及本寨的客家人的客家話等等，但是，不論是黃、吳、許、陳，還是徐、朱、劉、賴，大凡客家人，入住本地人中間者都僅說本族群的客家話和略說些桂柳話。有人說客家人保守，也有人說客家人高傲，其中的原因有待查考，但有一點是確實的，就是客家人平常交往中只說客家話。而點燈寨的本地人為了與後來的客家友好的往來，和睦的相處，他們人人都不計較這一點，而是主動地學會了客家話，用客家話與客家人交談。不僅老一輩這樣做，而且一輩輩地傳下去。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客家人能夠插花般地，遷徙到比自己早到，且根基較深的本地人中間立足居住下來，並被本地人接受，生活得十分和協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國民黨時期，罪惡的反動派曾在廣西挑起過“土客之爭”。在這期間，賀縣曾來了個土匪頭子岑孟達，後來他擔任賀縣縣長，賀縣人稱其“魔頭”。此人不僅長著醜陋無比的臉蛋，滿腦袋的疤痕，且十分好色，在賀縣取了五個老婆還不知足。就是這個魔頭從心底裏仇恨客家人，鼓動、製造土客之爭，就是搭台唱戲，他也要規定本地人的戲台必須比客家人的戲台高出二尺。

有一次岑孟達挑動本地人去打客家人，有一批本地人準備應聲前往，被當時頗有聲望的何水林老人知道，他馬上站出阻止，他告訴大家點燈屬鵝塘管轄，鵝塘駐紮著的國民黨團練、軍隊都是客家人，你們不要以為岑孟達是國民黨，凡是國民黨都是打客家人的啦！他還說若你們一定要去打客家人，只能打一下決不能打死人。最後人們都識破了岑孟達的不測之心，沒有打起來。解放初期在賀州貼出

的標語就是“打倒蔣介石 活捉岑孟達”。1950年岑孟達被賀縣人民第一個推上審判台，執行了槍決。

點燈寨的都人也與賀州各地的都人一樣都接納了來自不同年代的客家人，友好居住、生活，從來也沒有發生過重大的糾紛。

點燈寨可稱得上是民風純樸之地，點燈人是善良忠厚之人。他們善待客家，平等對待操不同方言的族群。何、梁、侯三姓八都人歷代相處如同兄弟一般。雖不同宗同祖，但他們共同奉一座土地廟，共敬一個土地爺。他們將祖上太公如何在初來點燈定居時的何、梁爭地而未生爭執之事，及侯姓太祖與何姓太祖結交留居點燈的故事代代相傳。教育下一代不以姓氏有別要與人為善。所以歷代以來何、梁、侯三姓家人在點燈寨是沒有發生過口角之爭的。僅在前幾年有梁家後生仔為了一點小事與侯家小兒發生爭執。侯家後生仔聯合侯姓後生一幫，揚言要消滅點燈梁姓人，侯家長輩知道了立即怒斥眾後生，對其進行祖德，祖訓的教育。後來和好如初，沒有發生意外爭紛。

由於點燈寨地方好、人更好，雖不出什麼達官貴人，也沒有顯靈的風水之說。但在這裏生活平靜幸福，人緣和美，所以越來越受到外地人的青睞。如今點燈寨人取外地的媳婦進門越來越多了。不同民族、不同族群的姑娘都有嫁入點燈寨來的。據資料統計，解放以來就有 11 種不同語言的族群人嫁到了點燈寨。她們分別為：客家人 61 人、本地人 67 人、梧州人 31 人、廣東白話人 13 人、九都人 34 人、桂柳話人 5 人、壯族 12 人、董家話 7 人、瑤族 2 人、八都話 12 人、鸕鷀人 1 人。

但是有一點使人不能明白，點燈寨的何、梁、侯三姓本地人均認為自己點燈寨屬火，不能與澁水、塘金寨、清水寨的人通婚。因為他們幾個村寨是帶水之寨與點燈水火不能相融，此一觀點且根深蒂固，歷代不破。點燈寨歷來未娶過“水”寨的媳婦，也沒有一個點燈的姑娘嫁往這幾個寨子，而且至今仍固守此俗規不變。

前面曾提到過的點燈流傳的一道民謠：

點燈出了太平王，丹村頭頂不用狂。

塘金玉鳳留一半，清水、澁田一掃光。

歌謠中包含著第一層意思即太平天國之前，由於點燈的風水被破壞，點燈寨不再出人才而被鄰村笑話，丹村及塘金寨、清水、澁田等村寨的人都看不起點燈寨的人，常譏笑他們，故當年點燈寨出了太平王時為點燈寨人出了一口氣，有人就編了這首歌謠唱出點燈寨的心聲。第二層意思也包含著這幾個村寨不僅為此給點燈寨心裏留下怨氣外，更重要的是“水火不容”誓不往來之意。

歌謠唱歸唱，老觀點傳歸傳，不論是怨氣也好，是看風水算卦得出的結論也罷，值得慶幸的是應該承認實際上這樣的老規矩已經被點燈寨人破了。看統計數字可明白，解放後點燈寨取自蓮塘、鵝塘、清塘及河田、黃田的媳婦已不下幾十個。這些塘、田不也是帶水的嘛？為什麼就可水火相溶呢？還有世代不成文規定不能聯姻的澁田如今改稱靈鳳，即平安寨了，點燈寨在 80 年代初就從那裏娶回來一位媳婦。

如果說點燈寨本地人的特點是忠厚友善，那麼點燈寨的客家人最突出的優點應是勤儉樸實且家規甚嚴。點燈寨吳氏族譜及黃氏族譜中的《吳氏家規》《黃氏家規敘》就是二例（見附錄）。在黃氏族譜中尚有祖公留芳後世的《記認親屬詩》一首云：

分枝隨處立綱常，日後他鄉即故鄉。

晨昏須存祖爐香，三七男兒當自強。

五、點燈寨的民俗風情

1. 祖宗節

常言道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就是點燈寨各姓、各不同族群中亦保留著自己獨特的民俗風情。但有一點十分一致的是大家都最看重一個節日那就是“祖宗節”。說起祖宗節並非是節日，實為祖上太公的祭日。

何家在點燈寨的第一代太公墓就在點燈寨上，也就是當年他老人家開基立業年代裏放鴨子的那塊小山丘上，離何記德先生現在的住處僅 200 米左

右。何家太祖的祭日是十月初一，於是這一天何姓男女老少都得遵照祖上規定前往太公墓地祭拜。這一天健在的老人們需作許多準備，要殺羊、宰豬。一定要有全羊、豬頭作祭，並準備好雞、菜蔬，大量的香燭，紙炮、紙錢。屆時選出一位文化較高能識文斷字的長者，寫好祭文，請來樂隊(一般都請廈良的八音隊)，在祖公墓前的半圓平地上按輩分(長輩在前、晚輩在後)依次列隊，宣讀祭文後燒掉，奏樂擊鼓，司儀叫拜，子孫們按輩分下跪拜祭。祭品擺在墓前，燒上香燭紙錢、放炮。祭拜完畢就在原地支鍋燒煮、分吃。此日從早上來到墓地要到天黑才吃罷散夥。不論颳風、下雨無人不到，祭期更不可以風雨而改，因為這是祖上的條規。在墓碑上刻著呢。

在土改前祭祖用的銀子來源於祖上留下的公田積蓄，看何龍溪老太祖之墓可知。當初他留下的公田有：蒸嘗田名二中並田八丘；大領頭四十六丘；粉壁腳田十六丘；深水田六丘；禾鷹塘底田六丘；蓮塘邊二丘；頭頂村木園頭田二丘；大墳塘一口木園頭長田尾一丘。以這些田的田租用以祭祀足矣。現在已不存在公田田租之事。所以現在何氏家族在十月初一祭祖活動中的開支一般都是各家各戶集資而成。

不論什麼情況下十月初一這一天點燈寨何姓人氏都會到墓地祭祀，就是在外工作的人，沒有特殊情況也都得趕回來參加，即便是在生活最困難的歲月裏也不曾荒費這一天的祭祀。這一天大家都開開心心地在太公墓前祭奠自己的祖先。據說何姓太公祖德深傳，墓地風水特好，通過祭拜、太公定會保佑他的後世平安、吉祥、健康、如意。據何記科老人說這塊墓地本身便是太祖善良厚德才得到的風水寶地。相傳太祖何龍溪一世養鴨在點燈寨，勤勞、善良、待人厚道，老來臨終時，恰遇一風水先生打點燈寨路過，見老夫婦倆人好，說要為他擇一風水寶地，讓其後世興旺。太祖婆客客氣氣招待了風水先生在家住了三天，最後一天先生準備遠行。太祖婆殺雞請先生吃飯，並為先生備下一份路上吃的飯給他帶走，吃飯時風水先生吃了雞脖子，吃了雞腳、雞翅，吃來吃去也沒有吃到像樣的雞肉，心裏

想，看來這對夫婦心地不太善，連雞肉都不捨得給我吃。吃完飯他也照例不違約給夫婦倆點了一塊風水地，但不是現在這個朝向，而是稍偏一點。先生上路走了，走到半道肚子餓了，拿出何太祖婆給他的飯來吃。誰知米飯底下都是雞肉，這一下先生明白了，當即轉身返回點燈寨，急匆匆來到何老太爺家，說明對老太爺有誤解為他重新點了風水墓地，就是現在這塊墓地。

所以點燈寨何姓子孫祖輩輩不忘記祖公厚德，祖祖輩輩都堅信這是祖公積德而得到的風水寶地。

按中國老百姓的習慣一般都在清明節上墳的，那點燈何氏人家清明還上墳嗎？何氏太祖墓碑上祭祀條規刻明：“一輪流到各房清明春日行挂掃後以十月初一為祭期風雨不改”原來清明節為各家各自前來祭掃。略備三牲、香燭、酒水祭拜即可。何氏集中隆重祭拜祖先必須十月初一這一日。

七月初七是何氏太祖的生辰，點燈寨何氏家族也稱這一天為“祖先節”。雖不算得上隆重，但也都要準備上幾桌酒菜，邀上同族親戚共飲，以祝賀與懷念先祖生辰。是日清晨家家都去河邊取水做酸，說這日晨河水做酸最好，不發白、不變質。因為這河水是神水。到了下午4 5點鐘，年輕人、孩子們都到河裏洗澡。說洗過七月七河澡，強身健體無病無災。這日中午吃得飽飽的，下午什麼活都不幹，全體何氏家人都在河裏戲水遊戲，熱熱鬧鬧玩水。

而梁姓本地人早年是在六月初二這天祭祖，這一天是梁太公的生日。現在梁姓人家的祭祖節改在八月十五。原因是六月初二天氣太熱，準備祭品三牲頗有不便。

而侯姓家族是在九月初四祭太公，他們稱“太公節”，這一天是侯氏太公的祭日。

最早擔著貨郎擔入居點燈寨的侯氏一世祖公墳就在點燈寨入口處，還有五至八世祖宗的墳墓也同在此。只是二、三、四世祖墳，由於沒有墓碑或是什麼原因，無法找到。

點燈寨的客家人都不過祖宗節的，只在過春節時祭拜祖宗。

2. 炮期

除了祭祖過“祖宗節”外，點燈寨最重大的節日也許數“炮期”了。解放後雖沒有搞過炮期，但何記德老先生對小時候看到過的炮期搶炮仍記憶猶新。

何氏炮期在六月六舉行，三年舉行一次，在特別的紙炮內藏有一個銅圈。待炮鳴放飛向高空落下時，年輕力壯者齊上轟搶，搶得銅圈者當年打醮時可當醮主。更誘惑人的是得銅圈者即可如寨主一般被視為首領，在三年之內寨中何氏田地由他收受田租。點燈寨的搶炮得勝者每年大約可收到 2850 市斤左右的租子。當時何氏有一千多畝田地。故搶炮得勝者搶到銅圈即到土地廟拜謝土地爺。在土地爺前由上屆銅圈得主將地租收租本子移交給他。

點燈寨梁姓家族也行“炮期”，並且他們要到蓮塘的“立琴廟”拜過盤古大王神，然後再進行搶炮。據說搶得銅圈者歡天喜地回到家將圈擺在家中神台前，這樣即便大火燒起來也決不會燒到他家。炮期裏寨子裏也像過節一樣，家家戶戶準備許多食物，大家在一起飲酒慶賀。炮期結束後由得勝者請客宴請鄉鄰。等打醮時就由搶炮得勝者以醮主身份組織籌備工作及安排程式，請八音隊、籌款、商量活動規模等。

點燈寨本地人打醮都在黃田祖宗祠堂舉行。早些年老老少少都趕路去參加，近年來人口增加了，都怕路遙不方便極少全體出動。只是在集資後選派出能說得上話的較為能幹的 5-6 人前往參加。在家的人雖不直接參加打醮，但每人都自願出資，多少不限，少者一角二角，多者數十元不等。寨子裏大約每次出資 200-300 左右，但有一條每人必須遵守的即在醮期必須戒葷吃素。吃素期視醮期長短而定，一般打醮三天即吃素三天。俗謂只有吃素以表示參與打醮心誠。神靈的保佑才對你靈驗。屆時點燈寨中的客家人也出份子參加打醮，以得到神靈的庇護，也表示加入積善行德做好事的行列。因為打醮的主題就是請神靈來做證。教育在世之人都積德行善，為民做好事，做好人的一種特殊民間習俗。

3. 土地爺

平時最經常受供的要數本地的土地爺。都說一

方土地保一方平安。點燈寨何氏單立一座土地廟，大概是何家先來點燈之原故。一般僅何姓舉行的祭祀活動和節日都去朝拜何氏土地廟。後來有了何、梁、侯三姓本地人同住一村，且和睦相鄰的關係後又在村頭，背對點燈山立了一座三姓共尊土地廟，廟裏不僅立有土地公公，還有土地婆婆、兩老一左一右紅袍加身，笑容可掬、滿目慈祥的坐著，在土地婆婆的左膝上抱著坐著一小土地兒。這充滿家庭溫馨的土地廟也許更能使點燈寨的村民感受到土地神的體貼和細微的關懷。

村子裏的客家人沒有立土地廟，也借這三姓土地供奉土地神，本地人若在土地廟舉行活動，客家人一般都湊份子參加。大凡節日、祭祀如三月三、七月七、七月半、八月十五等等本地人都要拜祖宗牌位、拜土地爺。

4. 端午節

端午節也算得上中國人的一大民間節日，特別是漢族，紀念民族英雄屈原、划龍舟、包粽子、桂香囊、辟邪、驅鬼都是平常的習俗，點燈寨的本地人梁、侯姓及客家人也都要與漢族其他地方人一樣熱熱鬧鬧過端午節，但惟獨何姓本地人歷來不過端午節。

原來何氏曾有一位太公在端午節這一天遇難給家族留下了永遠的沈痛。很早以前，何氏也與平常中國人一般端午節這一天要包粽子、殺雞、買肉、飲雄黃酒。有一年端午節清晨，何氏有一位太公去河的那邊黃田街上買過節菜、肉。興沖沖返回點燈寨，在寨口的渡船頭，乘船過河，誰知那天浪急水深又遇上風，船被掀翻，太公被淹死。從此以後何氏家族就立下規矩，以後何氏不再提端午節，五月初五這日誰也不過節了。

至今點燈寨的何家也都沒有了過端午節的習俗。

5. 農作風俗

點燈寨一百戶人家均以農為本，種植水稻，其主要經濟來源是種蔬菜。由於點燈寨離市區的幾個大菜市較近、遠的僅二里地，最近的不到 1 里。且村裏地平，近水，是得天獨厚的種蔬菜之地。一般村民都在下午四五時將菜採摘回家，明日一大早天

沒亮就擔到菜市口轉手給二道菜販子。這樣雖然菜價較低，但圖個快捷利索。蔬菜一出手，立馬轉身回家準備出門到田園種菜管理，省去叫賣的時間。或者就由菜販直接上門來收購。近年來商業搞活有不少農戶種菜往外遠銷，點燈蔬菜遠銷至北方，也銷往本區大城市及廣東。點燈的蔬菜還稱得上全廣西有名的呢。

早些年點燈寨也種過大量的瓜子(紅瓜子)，後由於種瓜子的地方多了，尤其是信都紅瓜子這樣的名牌佔了上風，瓜子賣不起價，故改種過煙葉，銷往鍾山煙廠，至今仍有許多家庭在種。現在種得最多的除蔬菜外，就數西瓜了。近年來點燈寨人操起種瓜子的看家本事種上了改良的優良品種大西瓜，由於點燈寨的水土好種出的西瓜又大又甜，能賣好價錢。

6. 飼養習俗

養豬是中國農民一項重要的副業和經濟來源，點燈寨長期以來在飼養家畜中也形成自己的風俗習慣。

首先建豬圈必須選大月即有 31 號的月裏開工，取其意大月子裏養豬長得大之吉意。在豬圈的圈門，欄柵上貼上紅紙寫上六畜興旺等條子，請土地爺保佑豬好吃肯睡，易養快長。準備買豬仔，先在家中祖宗神位前中央備好一碗粥，三杯清茶，在豬籠上蓋上米篩，米篩上放一條主人的褲子，用以避邪。買回豬仔一路往前走回家；路上遇見人時見者不可以說“某某買小豬”，這是很不吉利的，而只能說“買大豬回啦”。回到家一進門先在祖宗牌位前站好，豬籠擺在地上，家人端起神位前的那碗粥給買豬人喝下去，一定要一口氣吃完，說明買回來的豬肯吃，能長。

點燈寨人都很愛養貓，現在仍家家養貓。習俗規定各家買貓回來時必須讓貓從大門口右邊的貓狗洞進入，主人進屋後抱起它，到祖宗碑位前燒支香，然後到樓上去對其進行入室教育。要它老老實實在家呆著晚上努力抓老鼠。白天餓了到廚房灶頭的貓碗吃飯。平時還對貓嚴加管教。據說點燈寨的貓還是很勤奮工作的，一見老鼠奮不顧身，嚴於職守。

養雞要注意雞的動向。如果有發現母雞會叫，

習俗認為會帶來不吉利，立馬將雞給殺了，拿到十字路口，點上一支蠟燭、一支香，並把雞頭砍下來放在插香燭的地上，意謂送走不祥。若有公雞在晚飯後，三更前鳴叫，也要如此照辦，送走不祥以防出事。

耕牛是農家的寶貝，買牛養牛農民都視其為一大事。點燈寨人要是家裏要買牛得請來風水先生推算出好日子才能去買。買牛時不能忘記向賣牛的討一方紅布，俗稱“討紅”，這樣牛到家後會吉祥，使家中日子過得紅紅火火。過大年的時候要將準備過年的最好的食品——糝粑給一些牛吃，以示對它的重視和愛護。

7. 居住習俗

客家人在點燈寨象插花似的居住在本地人中間，他們的房子分散落在各自選定的田邊、山腳。但是當你踏上點燈寨，立在各家門口一眼便可看出這一家是客家人還是本地人。因為房子各有自己的特色也十分明顯。

客家人不論住到哪，遷居何方都保留了家家特有的“回籠屋”的式樣，屋前有了半圓池塘，屋後有一半圓或是瓜果菜地。大門口上方左右兩邊各設圓形小窗像二隻眼睛。下方左右各開二個方形小窗是出氣孔。正廳左右，順著子孫繁衍不斷加建擴充廂房、廚房往兩邊延伸。

而本地人的房子決沒有客家的這種外在形式，一般大門前一大空地正中的主房。人口多了兩邊隨地形不同加建平房。大門進去是正廳，立神的碑位之地，門口右牆邊有一小狗小貓洞門。但是有一點卻是一樣的，即點燈寨的所有房子都坐東南向西北。

點燈寨建屋有一習俗，都得請風水先生來看風水，按羅盤指向選地基，選家門的朝向，那麼每一家每一戶也不定都請同一位風水先生吧？再說每一次的羅盤指向怎麼就會如此一致呢？原來村子男老人都說，實際上點燈寨的屋朝向都是朝著村頭獅子山下的龍頭廟了。

相傳原先的龍頭廟是一座非常靈驗的神廟。龍頭廟下游不到二百米處在有一白鴿龍，早年凡經過龍頭廟的龍船都不得在龍頭廟前停下，等朝拜了廟裏

的龍神即可順順利利行走。否則過了龍頭廟定被即白鴿龍給吸沈下去。據說有一年從梧州下來的二條龍船，過龍頭廟時不聽勸說不停船拜龍神，結果就真被白鴿龍吸得沉下水底，既無人浮上來也不見船的影子。但是從那天起，龍船鑼鼓是七天七夜在龍頭廟附近回蕩，點燈寨是聽得真真切切的。

當地還有一條規矩，凡穿白衣或白褲子的人經過龍頭廟必須進廟跪拜龍神方可前行，否則不可朝前走，且要叫你跪著直到有人叫方可起身，否則跪上幾天幾夜也不得起來。

現在這些規矩也沒有了，因為龍頭廟已不存在了。民國時期國民黨營團司令梁海蛟有心要發展賀縣的教育事業，決定在賀縣辦一中學。他不知相中了這龍頭廟的建材，還是怕龍頭廟有礙新建的學校，硬是拆了龍頭廟，建了如今的八步二中，倒是除了許多的隱患又做了一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

點燈寨建屋習俗中動土之位置十分重要。動土前還得請來風水先生，一定要按羅盤指向的東南向

之右角作為動土之位。其次是上大樑最講究。是日特地為升大樑擺酒，準備好一些糍粑，請建築師傅吃糍粑飲酒吃肉，為上大樑說好話，屆時點香燃燭放炮，準備好許多的小紅包，分發給村裏男女老少。

屋建好後請來算命先生，按屋主的出生年月日，落地時辰，推算出進入新屋的日期及時辰，即定下搬新家的好日子。屆時要在新屋門口擺一些糧食、油、蔬菜、鍋頭，表示日後豐衣足食，樣樣不缺，生活富足。

進門時要由戶主帶領全家人一同進入，屆時每一家庭成員不得空手，必須手持物品，並由一人拿一盞燈，稱“長壽燈”，一般以前用燈草燈，現都改用煤油燈。照亮全家進新屋、意即將光明帶入新居，全家長壽幸福。進屋後，家人三天內不得到人家家裏串門，走動，就是親友家有婚表大事發請有約也不可前往赴宴，只得打個封包表示祝賀。三天內不許家人拿任何東西到屋外。有客人來賀喬遷之喜的只許拿進來東西而不許從屋裏往外拿走東西。意謂有進無出，風水不外流。

附錄一：吳氏家訓和吳氏家規

一、吳氏家訓

家無論貧富，總要子孫賢肖，人無論智愚，總宜教之詩書，大之揚名顯親榮宗耀祖，小之明理達詞知名識數，以及星相醫卜皆不能外級，有貧極不能近師，魯極不能記誦者，農工商賈皆為正業，亦宜從幼時教習禮義，講明孝悌，庶知；凜王章而守本份，不然子弟之不逮，實父母之教不先，誰之過矣。

二、吳氏家規

國有明條，家有矩訓，其諄諄複不已者，無非示人有所遵循，勉為良善而已，今聖天子刊定法規，頒行州縣，命有司朔望宣講，集眾諦聽，所以引誘斯民者，至詳至盡，茲因族乘告成，更著家規八條，列于簡端，此教家即以教國也，後人其身體力行之，毋忽。

1. 教父母

人非父母不生，生而教養成人，其恩罔報，故為人子者，必常側左右就養，過則從容譏諫，病則服侍湯藥，死則經營葬祭，在家婉容愉色，奉命唯謹，出任則移孝作忠，顯親揚名，方盡子職。若違逆執拗隨行辱親，聽妻子之言，而結仇應憂，此不孝之罪，上通於天，五刑所以首嚴也。

2. 友兄弟。

兄弟為分形連氣之人，無論同胞共乳，應以友愛，即支子；庶孽，皆屬一律之親，必兄愛弟、弟敬兄，雖拆居分食，無別你我，斯合友恭之道，近有因財產而鬻起鬩牆，聽教唆而禍延箕豆。同

室操戈，視為仇敵，讀棠棣脊令之詩，當感愧無地矣。

(觀文而無詩，有遺珠之憾。幼曾讀古詩，意頗相似，今錄於後，以饗後世。公元 1984 年編者)
兄弟須當念共懷 共懷兄弟莫爭財 弟當有酒迎兄飲 兄若開筵招弟來 弟讓敬兄終是福 兄強欺弟不為該 我今勸你親兄弟 兄弟和睦百事偕

3. 敬長上。

長上不一，有在家在官之長上，人同姓異姓之長上，不僅名爵一端，凡年齒先我者，皆是也。自宜稱謂各正，隅坐徐行，揖讓謙恭，罔敢戲豫，若干犯名分，目無尊長或以賢智先人，而輟轍前輩，或以血氣自持，而污慢高年，或矜富貴，或誇門庭，皆為狂悖，不得姑縱。

4. 和鄉里。

同鄉共井，相見比鄰，雖不敵家人骨肉之親，然亦當和睦以相向，故必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有無相濟。若勢利相投，貧富相斯，強弱相凌，大小相拼，或因微資相爭訟，或小忿相仇殺，此為陋惡之俗，凡吾族中，當初戒之。

5. 勤本業。

人生各有職業：士稽古致貴，農力田得食，工精藝阜財，商懋遷獲利，皆是為一生受用，以遺子孫者，故凡父兄之於子弟，必因其材質相近者教之，俾人各有事，庶不致為遊隨之民。其有博弈飲酒，詭詐貨奸，狐群狗黨，不禽不獸者，將來窮老失歸。嗟何及矣。

6. 莫非為。

人無論智愚，皆有所當為，與力所能及之事，不得謂之非為。惟飲酒賭博，逞兇鬥狠，足以敗名喪節，殺身亡家者當之；族有此輩，父兄亟加懲戒，無致寡廉鮮恥，為獍為梟，貽害族姓，至於瀆倫傷化，鼠竊狗偷，上辱祖宗，下玷家聲，此王法不容者也。

7. 擇婚配

夫婦為人倫之首，萬化之原，故兒女婚嫁，必擇其姑婦之德性何如，婿之賢否何如，而家之貧富可勿計。使貪財下嫁，而忍若 兒，六禮未備，賤同納婢，區偶未均，門戶不對，識者恥之。乘喪嫁娶，同遵法紀，此家族之魑魅，人類之蛇蟲，士君子不屑道者。

8. 慎祭掃

墳墓之掩祖骸，實後人發祥之始，祭祀以酬先德，亦子孫報本之心，故清明掃墓，必老幼親臨，雖遠亦至，衣冠羅列，各致其恭，庶神歆其祀，人受共福。若歲時缺祭，等於荒丘，惰慢失儀，同於兒戲，必明有人，非敗有鬼，貴豺獭不忘所自，人不若獸哉。

附錄二：黃氏家規敘

嘗見名門大族，莫不由祖宗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卒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登天覆地之，易如燎毛，我族為江夏後裔，世守家箴，罔敢論越，誠恐日久生玩，特立家規。為之杜漸防微，知所警惕，各自植立，以永恢先代之緒，凡屬宗支，凜遵毋忽。

一、譜牒為崇本而設，查世系考源流

睦族屬，輯人心，誠重典也。故家譜卒三十年一修，違者以不孝論。其譜為例義，一代一欄，以至五代畢；一房一線。生下各房畢。凡前後嫡庶，所生男女，各於本母姓下載明。至教養成 人命名立字，宜將譜查考前代之諱，毋得重出犯上。若同輩同名，幼者易避。若男子有入贅他

姓為也胥或遷居各州府，或因事問遣，當注明某處立籍，使後裔知一脈可考。編成後貯於盒內，每季日曬，以防黴爛鼠咬，各宜慎之。

一、宗祠之設妥侑，祖先神主，聯屬族眾人心

每年春祭時，各房所添新丁，載明年庚冊；新婚者，將該名下載明某氏年庚；壽終者，將丁冊記明年月日時，銷號複載入忌辰冊，及原葬遷葬土名山向，生歿年月日時一體載明。至於各家祀奉祖先，每早拭淨神台，焚香時，宜誦朝夕莫忘親命語，晨昏須薦祖爐香之句，不忘祖訓，興起孝思至意。

一、先祖是生身之本，關係甚重

有停棺寄罐五年未葬者，限迫安葬。至既葬祖先，不論遠近世代墳塋各房各丁，務須一年一掃，不得因世遠年湮，拋棄不顧，任人鋤挖，亦不許各房侵葬盜葬，典賣他人情弊，違者嚴加追究。

一、承繼隨其自主，務以本姓為嗣

不論遠近親疏，皆系一脈，若共譜親支，宜查譜先於某名開除，次於某氏收入，不得同輩為嗣，孫輩為子，或以母族妻族陰抱養育，及將媳贅所生者，不許入譜若親女所生之子，婿家願顧承嗣者許載明緣由入冊。

一、和睦宗族

雖派遠代疏，亦念流傳一脈，喜慶優恤，以全族誼，苟殉情挾私恃強凌弱，子孫未必能昌，忠厚之人，混穆純篤，待人和平，處已公正，近則福履綏之，遠則兒孫發達，誠興家之本也，勉而效之。

一、尊而長者父兄

卑而幼者子侄，宗派森然，絲毫不紊，若年老者，雖晚輩致敬肅然，輩尊者雖年少，稱謂不苟，凡坐立毋得妄自越，此真故家風範，如族內有老而無靠之人，求尺寸之布，一勺之漿而不可得者，宜為力周恤，終此餘年，至幼年殘廢，孤苦憐仃，亦當提攜，不得任其流散，挂人齒頰，貽辱宗黨也。

一、父兄之教

不先子弟之率，不謹苟從容姑息，未有不入於浮妄者，故士農工商，各有常業，切不可出位妄謀，兩無所益，故自幼及長，凡起居動靜，將禮義廉恥，必隨時隨地而教之，不遵者責之，有過者懲之，庶已端人正士。接埶門庭矣。

一、嫁娶必擇其婿與婦之賢

及彼家教何如，不可徒慕其富貴，權勢財禮，貨之厚，又須量自己男女之才貌，擇其相當者配之，庶日後和諧，不相嫌怨，至門戶不對，良賤不敵者，不可貪圖財賄，以壞家聲，至交遊之道，雖重友聲之求，當嚴比匪之戒，須擇敦實者為之，以資其德，一切放僻邪侈，蕩浮誇之人，不惟無益，而且有損，務痛絕之，不可妄為結納。

一、持家務宜勤儉

若出入無度，侈糜相矜，縱富必至消索，甘守淡薄，無慕浮華，雖貧亦可營生，從來蕩費祖業，半由好奢華，不知節儉若錢糧收納，定期供應，預先措辦，依時急公，若遷延時日，差索錢銀身受比追國課，終不能免，即令空乏，亦當借貸早完。

惠安埭厝村國姓王爺神誕儀式側記

曹峻

廈門大學歷史系

埭厝村，地處閩南的自然村，隸屬惠安縣洛陽鎮，與泉州市交界。該村居民二十來戶皆為鄭姓，奉清代南安縣石井鄭成功為自己的祖先。每年的農曆八月初三是「國姓爺」鄭成功的生日，村民們要舉行盛大的儀式以示慶賀。我於 1999 年、2000 年（8 月 30-31 日）連續兩年參加了埭厝村舉行的此一慶典。

埭厝村民都認為他們與鄭成功是同宗的，並奉其為先祖。不過，他們並沒有把鄭成功神祖牌供奉在他們的宗祠裏，而是把他的神像供奉在村廟裏。村廟是一間面積大概只有四、五個平方米、頂高兩米左右的矮小土屋。裏面神堂上供奉的主神是國姓王爺鄭成功，旁邊是其他一些很小的次神。每年的農曆八月初三是國姓王爺神的生日。實際上，鄭成功是生於 1624 年 8 月 17 日（農曆七月十四）的。由此可見，在埭厝鄭姓村民中，國姓爺已經神化。每年神誕節日，村民都要將國姓王爺神像抬出來，舉行盛大的遊神儀式。

國姓王爺神誕儀式的主要工具是一乘木制太師椅改裝而成的轎子，在太師椅的兩側綁上兩根竹杆，再在竹杆的前後兩端各綁一根可以活動的橫木，這就成了可以由四人抬的簡單轎子。然後將鄭成功的塑像置於太師椅中，紮緊，以防儀式進行過程中塑像跌落。這樣，儀式用的神轎就準備妥當。儀式開始時，四個年輕人抬著轎子，旁邊由一位能通神靈的神婆，一邊拿著點燃的紙錢繞塑像揮舞，一邊口中念念有詞，將神靈召來附在神像上。當神靈到來的時候，轎子便會劇烈地左右搖晃，且時而前進，時而後退，有時還會大幅度地轉彎擺動。不一會兒，四個抬轎的壯漢便汗流浹背、氣喘吁吁了。

整個儀式活動分為三個部分。首先，在農曆八月初二（2000 年 8 月 30 日）這一天，先是各家各戶端著供品到土廟神堂下祭拜國姓王爺神；接著至

傍晚時分，村民將國姓王爺神抬上神轎，開始在埭厝本村挨家挨戶地巡遊。當國姓王爺進入一家的院子時，這家主人就要上前與神靈對話，許下心願，並答應出資若干。之後神靈才會搖出院子，到別家去。直到遊遍全村，儀式的第一部分才算在本村結束。

第二部分是整個儀式最重要的環節，即在本村巡遊完之後，遊神隊伍就前往鄭成功故鄉——南安縣石井鎮西角的延平郡王祠（即石井鄭氏小宗祠）進香朝聖。從惠安縣埭厝村到南安縣石井鎮西角，要繞過泉州市，大約有六、七十公里的路程。因此，每年埭厝村都要集資雇兩輛大車，將進香村民和神像載到石井去。前往石井的成員，一般是由每戶出一人作為進香代表。每家都要準備雞鴨魚肉及紙錢香蠟等祭神用品，且每人手裏都拿著一面小紅旗，上書「延平郡王」四個字。吃過晚飯後，載著「國姓爺」及眾村民的車隊便浩浩蕩蕩地向石井進發了。讓我吃驚的是，這支敲鑼打鼓、紅旗飄揚的進香車隊在過泉州大橋時，居然可以免繳過橋費！

在石井延平郡王祠裏，供奉的是國姓王爺鄭成功神像。這裏的神像比埭厝村廟裏的神像高大得多，而且祠堂前有一排象徵著顯貴地位的旗杆杵。石井延平郡王祠是整個閩臺地區國姓王爺信仰的總廟，每年都有許多進香團到此進香朝拜。埭厝村進香團到了石井延平郡王祠後，先是在劈劈啪啪的鞭炮聲中紛紛在鄭成功的神像前擺上供品、點燃香蠟，虔誠地跪拜起來，而抬來的鄭成功神像卻暫時置於一邊。一時間，原本沈寂的祠堂變得人頭攢動、熙熙攘攘，好像趕集一般。各家祭拜完之後，便由祠堂裏的老人招呼到邊房中稍作休息，泡茶、吃點心，一邊聽著老人講鄭成功收復臺灣的歷史故事。待到午夜零點，村民們抬起神轎，在祠堂門前的平地上開始了召喚神靈的儀式。之所以將「國姓

爺」的神像於八月初二晚抬來石井，並在零點時舉行儀式，據當地人講，是為了要讓國姓爺在生日時回到家鄉過一個晚上。不過，這個晚上也沒有過足，大約凌晨一點時分，「神婆」就將「國姓爺」請回去了。於是村民們打點行裝，爬上大卡車，連同「國姓爺」一起，回到了自己的村子。

每年去石井進香的情況基本如此，但今年卻發生了一件意外。原來，今年「國姓爺」在遊村時，村裏的一位老人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居然用鐵棍去敲「國姓爺」神像的頭！因此當「國姓爺」回到石井時，便通過「神婆」向眾人哭訴，說其父親因為他被打，而要他留下來過夜，不讓他回去。這可愁壞了眾村民，但他們也因無能為力而束手無策，只有神婆在一旁又唱又跳，忙碌了好一陣子，好說歹說，總算勸服「國姓爺」回到村子裏去。

儀式的最後一部分是回到埭厝村之後，「國姓爺」還要再一次遊村。這次每家每戶要在院子裏擺起供桌，插上香火，恭候「國姓爺」的大駕光臨。「國姓爺」到來之後，照例又是求些平安、發財的事。每家都遊遍之後，村民們就將「國姓爺」抬回村裏的土廟，整個儀式活動才告一段落。

第二天八月初三（2000年8月31日），各家各戶都要早起，準備設宴招待客人。在這一天的客人裏，有母親娘家的兄弟、出嫁的女兒等親戚和工

作單位中的同事、朋友等等。客人往往是走了一批又來一批，主人家也就不停地陪客人吃飯、喝酒、甚至劃拳。一直到深夜客人都散去之後，主人才可收拾滿桌的狼藉，八月初三鄭成功的生日慶賀活動才算結束。

通過這次儀式活動的考察，筆者產生以下幾點思考：一、在埭厝村，鄭姓村民祭拜鄭成功的活動，似乎與宗族祭祖習俗有一定的聯繫，但已經超越了祭祖的範疇，而是屬於閩臺地區普遍的國姓王爺信仰的一部分；二、埭厝村民抬著本村國姓王爺神像前往南安石井國姓王爺總祠廟進香，表明國姓王爺信仰的權威與象徵獲得了超村落、跨地域的認同，並形成了相應的分香系統。而這又與地方社會的權力關係問題密切相關。三、國姓王爺神誕儀式後的宴請親戚朋友活動，為村民提供了加強和擴大社會關係網絡的機會。這就表明，儀式不僅是對現有地方社會權力關係與秩序的展現，而且還可以創造出新的社會聯繫，對村民的日常生活有著潛在的影響。總之，透過這次儀式活動，可以對村民的宗族、王爺信仰，以及與外界的社會聯繫等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有一個大致的瞭解，但各個方面的內在結構以及相互間的內在聯繫，則有待進一步的考察和分析。

書評

廖迪生著《香港天后崇拜》（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版）。

蔡志祥著《打醮：香港的節日和地域社會》（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版）。

黃永豪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最近，廖迪生的《香港天后崇拜》和蔡志祥的《打醮：香港的節日和地域社會》兩書先後出版。兩書皆以地方宗教活動作為切入點，研究傳統文化與地方社區的互動關係。廖迪生主張：「當我們觀察天后崇拜這一個活動的時候，看到的不單只是宗教信仰的現象，也包括人們的日常生活，地方族群之間的關係，以及國家的管治，地方社會經濟

與政治等問題。」（廖迪生，頁22）而蔡志祥的研究展示：「傳統的價值觀念和習俗，在轉變中的社會政治環境中如何保存和變更——在現代都市化過程中，鄉民如何從打醮的組織和儀式中，把掩蓋了的族群意識和社群間的矛盾和競爭，不斷地重新詮釋。」（蔡志祥，頁23）他們兩人一是從酬神著墨，一是從祭幽入手，而不約而同的回到地方社

群如何通過儀式行為和象徵符號來解讀及建構其群體的社會關係。廖迪生強調天后崇拜是人們對外在世界的詮釋和建構其社區關係的手段。而各參與天后崇拜活動的社群，例如政府和地方精英，也藉著參與，互相釐訂和重新釐訂自己與對方在社區中的角色和位置。蔡志祥提出透過打醮活動，地方社區不單再次潔淨其區內的土地和社群，更重新釐訂其社區的界線和各成員的身份和關係。兩位學者皆主張宗教活動並不是單單滿足人們心理上的需要，也有其社區功能；既是文化建構的產物，也是建構文化的工具。兩人的著作皆主張隨著社區的發展和社區關係的更新，宗教活動的內容和形式，也隨之而作出相應的轉變，但其文化意義和社區角色仍然維持下去，其生命力是十分頑強。

兩本著作皆圍繞著一個相同的問題，就是儀式行為和象徵符號具有怎樣的社會功能？他們的研究著重各項變動的層面。他們兩人皆指出傳統文化不斷受到現代化發展的重塑，「傳統文化」、「社區」和「族群」等皆是一連串的建構和再建構的過程，是變動不居的東西，是由具有詮釋權的人物或團體依據其所處的生態和社會環境來規範其內容和定義，是各群體、各族群和各種社會關係互相影響和互相協調的結果。兩本著作加深了我們對本港社區歷史的認識，解讀了本港社區的現狀、過去的歷史和傳統文化三者間的互動關係。

那麼，在上述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的問題會是甚麼？我們或應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可以有三方面。首先，推動這些宗教活動的代理人和媒介，例如喃嘸師傅和廟祝，在建構社區關係、活動型式和宇宙觀念等項目中扮演什麼角色？這些代理人是否只是被動的文化建構者？還是主動的導演？這些代理人又如何理解其自身的角色和功能？例如蔡志祥的著作多次提及在不同的場合，喃嘸師傅曾改變當地的打醮儀式，這些改變對於村民的宇宙觀、社區

關係或「傳統文化」有甚麼影響？其次，儀式行為和象徵符號的延續能力和約束空間是怎樣？具有詮釋權的人物、團體、組織或社區的詮釋空間是怎樣？這些行為被認同為「傳統文化」後其權威性又是怎樣？隨著長洲的經濟和社區發展，在很多層面上，各族群的界線已逐漸融和，為何他們仍會以族群的地緣因素作為組織打醮活動的標準？島上移居岸上及進入了政治架構的「水上人」又如何界定其族群身份？潮洲人的財力在打醮活動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為何又不能重新解說潮洲喃嘸的作用？最後，國家權力與地方認同的關係又是怎樣？這兩本書皆強調了政府和國家的權力不斷滲入與再構地方的宗教活動，長洲的打醮和天后的崇拜皆受到其影響，但是在某些層面上，國家的力量和象徵卻不彰顯，例如很多地方的打醮幽榜上仍一再書寫：「民國某年某月 寶安縣 」。近日政府機構積極參與了本港著名廟宇的重修，但是廟宇的佈局仍是古代衙門的模式。是政府加強了廟宇的模式？還是廟宇吸納了政府的資源？政府在伸展其權力之時，其與地方宗教活動的代理人或媒介的關係是怎樣的？從上述兩本著作上，我們應對本港的宗教活動與社區關係有更多和更深入的研究。

最後，這兩本著作的出版為本地社區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和論說。現今方興未艾的本地研究所面對的一項困難就是有關的著作太少，這兩本著作填補了過去研究的部份不足。通過由淺入深的描述方法，這兩位學者讓讀者了解本港民間的宗教活動的形式、程序和參與的人物，並通過對上述各項了解來剖析本港地方社區的界線和社群的關係。書中很多資料是他們兩人經過十多年的親身參與觀察而記錄下來的，這些珍貴的資料有助我們進一步探討本港的社會發展。故上述兩本著作是值得推薦給各有興趣於本港社區歷史和宗教活動的讀者和研究者的。

活動消息

歷史的延續與發展：港、粵文化考察

地方社會與國家的關係，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探討香港歷史文化的發展，不能將視野局限在香港本土，應把香港置於國家領域中加以考察。故這次考察的目的，是希望能讓參加者了解二十世紀前生活於香港地區的居民，在社會、文化和經濟生活各方面與國家的關係；從而，對香港本土文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考察分兩部份進行：

考察一：香港的城與鄉——中環文武廟與屏山鄧氏

日期：2000年11月18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集合地點：元朗屏山輕鐵站

行程：元朗屏山鄉洪聖宮、清暑軒、觀廷書室、愈喬二公祠、鄧氏宗祠，乘車往中環考察文武廟、東華三院。

考察二：地區、省會與中央——港、粵歷史文化連繫考察

日期：2000年11月25-26日（星期六、日）

集合時間：八時在上水集合，往深圳乘火車往廣州

集合地點：上水火車站月台（第一號車箱位置）

行程：11月25日 廣州博物館（五層樓）、南越王墓、南越王公署、學宮（農講所）

11月26日 佛山祖廟、東華里（民居）、簡家大宅、廣州陳氏書院、天河書城，約下午五時乘火車往深圳解散。

名額：二十位

費用：每位港幣五百元正

詳情參看網頁：<http://home.ust.hk/~hongkong>

查詢：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華南研究中心，電話：23587778

廣州文化局、香港歷史教育學會籌備委員會、
華南研究會、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華南研究中心合辦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徵稿啟事

- (一) 本刊由「華南研究資料中心」出版。
- (二) 本刊為季刊，每年出版四期。分別為一月十五日、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
- (三) 本刊接受有關華南地域社會研究的學術動態介紹，包括學術會議、研討會紀要；研究機構、資料中心介紹；田野考察報告及文獻資料介紹等。
- (四) 來稿中、英文不拘，字數原則上以不超過五千字為限。
- (五) 截稿日期為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和十月一日。
- (六) 本刊不設稿酬。
- (七) 來稿可以原稿紙書寫，或以電腦文件方式寄本刊。
- (八) 本刊編輯委員會成員：
蔡志祥、陳春聲、劉志偉、張兆和、
廖迪生、程美寶、馬木池。
- (九) 收稿地址：
 - (1) 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轉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編輯部
馬木池先生收
 - (2) 中國廣州市
中山大學歷史系轉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編輯部
陳春聲先生收

第二十一期目錄

香港歷史的教與學

- 游子安 朱汝珍與香港孔教學院——一九三零年代的先賢往事
 香港歷史檔案處 「香港婦女協會檔案集」簡介
 文獻資料
 黃柱權 越南堤岸方濟各華人天主堂史略(一)
 黃柱權 越南堤岸天主教華人堂區小史(二)
 田野考察報告
 徐桂蘭 賀州廈良村點燈寨考察報告
 曹峻 惠安埭厝村國姓王爺神誕儀式側記
 書評
 黃永豪 讀廖迪生著《香港天后崇拜》與蔡志祥著《打醮：香港的節日和地域社會》

活動消息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讀者回條 *

更改地址

新訂戶

姓名(Name) : _____ 先生 / 女士 (Mr / Ms.)

服務機構(Institution) : _____

通訊地址(Mailing Address) : _____

電話(Phone) : _____ 電子郵箱(E-mail) : _____

* 上述資料只用作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通訊之用。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二十一期

華南研究會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 編

華南研究出版社出版

出版日期：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五日

執行編輯：馬木池

編輯委員會：蔡志祥、陳春聲、劉志偉、張兆和、廖迪生、程美寶、馬木池

通訊地址：香港 九龍 清水灣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香港科技大學 人文學部轉

c/o Humanities Division,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852)23587778 傳真：(852)23587774

電子郵箱(E-mail address): schina@ust.hk

網頁(Web Site): <http://home.ust.hk/~scenter>

香港科技大學出版技術中心印製